

#110

257673

變態心理學

朱光潛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變態心理學

朱光潛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自序

近來我國研究心理學的風氣很盛，而變態心理學一科至今還沒有一部專書討論，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為就目前學術狀況看來，許多科學和技藝離開變態心理學都不免是一大缺陷。例如以醫為職業的人少不得要懂得精神病如何發生，如何治療；以教育為職業的人少不得要懂得兒童心理發展所嘗遇見的危險以及心理衛生；以法律為職業的人少不得要懂得罪人犯罪時精神是否錯亂和一般犯罪的動機；研究社會學和民族學的人少不得要懂得神話的起源，以及宗教和『圖騰』『特怖』的關係；研究文藝的人少不得要懂得昇華作用以及隱意識中的情慾生活。不但是學術專家，就是一般做父母的人也須明白兒童性慾發展的過程，纔好設法避免『情意綜』的形成與精神失常的種因。總而言之，凡是做人的人都要

明白心理的危機，都要明白如何保持精神的健康，纔可以替自己，替社會造幸福。所以研究變態心理學是一件急不容緩的事。

這部小冊子的目的就在使一般人明瞭二十世紀一門極重要的科學。不過編者入手就感到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像其他科學一樣，變態心理學還是在生長，各家所採的觀點不同，所得的學說也就彼此異趨，所以嚴格的說，目前就有許多變態心理學，編變態心理學的人究竟怎樣辦呢？就歐美所出版的變態心理學書籍看來，編述的方法可分三種：

一，自己是一位專家，研究有獨到，於是專陳自己的學說，對於旁人的學說或加以批評，或簡直置之不理。

二，自己雖然也是一個專家，可是研究並無獨到，於是依附一位大師，專闡明他一家的學說，把旁人的學說也一齊抹煞。

三，自己是專家或不是專家，研究沒有獨到，於是搜羅諸家之說，憑己意取其精華鎔冶於一爐，鑄成

一種教科書式的東西。

這部小冊子的編者的學力薄弱，第一種編法自然不是他所能辦得到的。第二種編法他以爲過於武斷，第三種編法他以爲過於蕪雜。所以他所採的編法又另是一種。他一方面想不偏重一家之言而抹煞一切其他的學說，而同時又想不勉強把性質不同的東西不分皂白的混在一起。他的最大的目的是在使讀者明白變態心理學不是一堆死板的事實，也不是一堆腐朽的成見，而是一門正在生長的含有許多有趣問題的科學。

一般編教科書的人往往開頭就下定義，這部小冊子開頭就是『歷史的回溯』，用意就在使讀者免去一般人對於科學的誤解。『科學』的目的是在回答人類對於自然現象的疑問，要替一切事物尋出理由來。例如物體遇熱就要膨脹，小孩子被火燒過指頭以後就怕觸火，這都是自然界的事實。這些事實何以要發生呢？牠們的原因如何呢？結果如何呢？和其他事實的關係如何呢？這些問題都是科學所要解答的。

這種解答通常叫做『學說』或『理論』(theory)。同是一個問題，答案可以隨時代而異，可以隨人而異。例如世界是從何而來的呢？神權時代的人們說牠是上帝創造的，近代科學家說牠是進化來的。進化的方法如何，說法又各不同。同是一個問題而有許多答案，同是一件事實而有許多解釋，究竟誰是誰非呢？科學上的是非也是比較的而不是絕對的。一個學說所能解釋的事例愈多，愈能與人類全體知識相融貫，牠的『是』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如果人類知識已經是完備了，世界中沒有一件事物成爲問題了，那末，每件事實都祇能有一個『學說』，而每個學說也都是絕對的真理。但是不幸得很，——同時也是幸運得很——人類知識並沒有完備，許多問題還在待答案，許多事實還在待解釋，所以已知事實的解釋是否與未知事實相融貫，還在不可知之列。因此，假如同樣問題有許多不同的答案，假如我們現在還不能拿已知事實證明某一個答案不合理，我們對於這許多答案便不應有所偏袒，說這個學說絕對的『是』而那

個學說絕對的『非』。

同一問題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答案，就是同類事實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科學。『科學』這個字嚴格說起，就要寫成複數。例如最完備的科學莫過於幾何學。從前人都以為幽克里德幾何學之外便無所謂幾何學，近代學者纔發見幽克里德不過是許多可能的幾何學中的一種。幾何學已如此，較幼稚的科學更不待言了。

因此，所謂『科學』有兩大特點：第一，牠的答案大半是假說，我們應該時時把牠拿來和事實相參較，看牠是否說得通，不應該把牠看作一成不變的；第二，牠是有複數的，無論那一種科學都不能掛『祇此一家謹防假冒』的招牌。一般人的誤解就在沒有明白這兩點。所以教科書的編者都把每種科學當作一成不變的金科玉律傳授給學者，不消說得，開頭是『定義』，收尾是『結論』。他們不知道，或者他們不要學者知道，在許多科學之中，『義』既未『定』，『論』也並未了『結』。

這種情形在心理學方面尤其顯著。心理學還是一門很幼稚的科學。在這門科學中努力的人們不但答案各各不同，連問題也就不一致；不但研究對象不同，連方法也沒有一定。同是心理學家，有人要研究『心』，有人不要研究『心』；同是要研究『心』的心理學家，有人偏重知覺和觀念，有人偏重情感和本能。出發點不同，所建築起來的心理學也就五光十彩。假如你是重視目的論者，猛然打開行爲派的著作，你會疑惑他們不是在談心理；假如你是行爲派，猛然打開完形派的著作，又覺得走進一個陌生的園地去了。

變態心理學是心理學的一部分，這個園地裏也有許多的歧路，這就是說，同是一種現象，而解釋牠的學說往往因人而異。像上文所說，目前是有許多變態心理學的。牠們既有多數，我們何以能專採一家之說呢？牠們既各各不同，我們又何以能把牠們都拉在一部書裏呢？

爲着要免除這兩種困難，本編所以採取一種調

和的辦法。入手先作一個歷史的研究，使學者放開眼光，先把這門科學的許多不同的觀點看清楚；然後再列舉幾類重要的變態心理的事實，使學者自己權衡某類事實應以某家學說去解釋較為精當。像這樣辦法，學者一方面可以明白變態心理學還是在生長，許多學說暫時可以並存不悖；一方面又能對於變態心理得到一種有系統的知識，知道牠的問題何在，可以自己作進一步的研究。凡是做學問，入手都要把門徑先看清楚，這部小冊子並無奢望，祇想幫助讀者認清門徑。

這是本書編製法的一段不可少的辯護，現在再把『變態心理學』一個名詞交代清楚：

從字面看，變態心理學好像是和常態心理學相對立的。許多心理學家也的確這樣區分過，不過這很不合邏輯。任何人的心理都不免帶有若干所謂『變態』的成分。比如作夢是常事，可受催眠暗示也是常事，而這些心理作用卻屬於變態心理學範圍之內。從前所謂『心』是和『意識』為同義字，從前所謂常

態心理學也專以研究意識作用爲任務。據近代學者研究的結果，意識祇佔心的小部分，而心的大部分都爲潛意識及隱意識。好比大海中浮着冰山，意識祇是浮在水面的一小部分，而潛意識和隱意識卻是沒在水中的一部分。變態心理學研究潛意識作用和隱意識作用，所以心理的較大的部分都落在牠的範圍裏面。把較小的部分叫做常態，較大的部分叫做變態，未免顛倒輕重了。變態心理學家往往把一切心理作用——連意識作用也在內——都從變態心理學觀點去解釋得乾乾淨淨，好像是變態心理學之外就別無所謂心理學；而常態心理學家的態度則完全相反，凡是變態作用都被放在不議不論之列。這兩種態度自然都有毛病。心是完整一貫的東西，其中常態的成分和變態的成分互相因依，我們不能把牠們劃成兩個密不通風的區域。不能懂得常態心理決不能懂得變態心理，不能懂得變態心理也決不能懂得常態心理。從前研究常態心理學的人們大半是經院派的學者，研究變態心理學的人們大半是精神病醫，彼此

不相聞問，所以常態心理學和變態心理學之間生出很大的隔閡。近代心理學的趨勢是在把這種隔閡打破。我們一方面沿習慣用『變態心理學』的名詞，一方面也莫要忘記牠和常態心理學是不能分家的。

最後，編者還有一句話要聲明：在編本書之前，他曾寫過一部『變態心理學派別史』，本編有些地方在『派別史』中剪取若干材料。不過兩書編製方法完全不同，『派別史』以作家爲中心，本書以問題爲中心，而且本書爲時較後，對於前作有幾點錯誤已更正過。

十九年八月寫於斯塔市堡

朱光潛

變態心理學

目 錄

自序

第一章 歷史的回溯..... 1

變態心理學遲起的原因——心理學的內省法——醫學的
唯物主義——器官病和機能病——催眠術——浪賽派和
巴黎派的爭執——耶勒的分裂說——新浪賽派的自暗示
——英美派——樸林司的並存意識說——麥獨孤的人格
說——佛洛德的隱意識說和心理分析——融恩的集團的
隱意識——愛德洛的在上意志

第二章 催眠和暗示.....24

催眠的方法——催眠狀態的特徵——催眠和幻覺——催
眠和記憶——後催眠的暗示——催眠和治療——解釋催
眠狀態的學理——巴黎派：催眠狀態是精神病徵——浪
賽派：催眠由於暗示——念動的活動——獨一觀念——

耶勒的催眠說——佛洛德的暗示說——麥獨孤的催眠暗示說——自暗示——反向的努力	
第三章 迷狂症和多重人格	52
迷狂症和催眠狀態——各種迷狂病徵——麻木——癱瘓——遺忘——拘攣——睡行——迷迷——兩重人格——多重人格——諸病徵的聯貫——耶勒的迷狂症說：同催眠說——樸林司的「並存意識」說——分裂問題的難點：片面的分裂	
第四章 壓抑作用和隱意識	77
理智派心理學的弱點——談療——按壓法——召回遺忘的記憶——抵抗力——壓抑作用——例——何謂慾望——快感原則——慾望何以被壓抑——現實原則——第一系統和第二系統——佛洛德的本能說——衝突和壓抑——隱意識——無意識——潛意識——前意識——檢察作用——意識前意識和隱意識的關係——壓抑作用的比喻——被壓抑的慾望在隱意識中的生活——情意綜——觀念的壓抑和情調的壓抑——轉移迷狂症和恐懼迷狂症——佛洛德和耶勒的異點——融恩的隱意識說——集團的隱意識——「原始印象」——習得性的遺傳	
第五章 夢的心理	101

原始人民心目中的夢——舊心理學對於夢的解釋——夢
 爲錯覺——佛洛德的夢的解釋——心理界無機會——夢
 爲慾望的滿足——日夢——不是象徵的夢——惡夢——
 夢的隱義和顯相——夢的象徵——夢的工作——凝縮
 ——換價——表演——潤飾——麥獨孤的批評——兼探
 享樂說和動原說的矛盾——『自我』意義的混淆——其
 他難點——融恩的夢的學說——anima 和 persona——
 原因觀和目的觀——愛德洛的夢的學說——夢爲在上意
 志的表現

第六章 佛洛德的泛性慾觀..... 127

性慾的意義——『來比多』——嬰兒的性慾——（一）
 性慾的前生殖期——（二）自性愛期——（三）亂倫期
 ——伊底怕司情意綜——（四）潛伏期——性慾發展所
 走的三條路——（一）常態的發展——（二）固結作用
 和退向作用——精神病與『受傷記憶』——性慾的反常
 ——玩物癖——同性愛——（三）昇華作用——文藝
 ——宗教——圖騰和特怖——性慾和羣衆心理——諸家
 的批評——融恩——愛德洛——麥獨孤

第七章 心理分析法..... 155

心理分析法的目的——兩種方法（一）自由聯想法——

抵抗——移授——例————（二）單字聯想法——例
——日常變態心理的分析——遺忘和錯誤——機會動作
——談諧

變態心理學

第一章 歷史的回溯

變態心理學發達遲鈍的原因 變態心理學發達很遲，從牠成爲一種獨立科學起，纔不過有幾十年的歷史。在十八世紀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變態心理學的現象。這是什麼緣故呢？追溯根源，我們一方面要歸咎心理學，一方面也要歸咎醫學。

何以要歸咎心理學呢？十九世以前的心理學家把意識看成心的全部，以爲研究了意識就算盡了心理學之能事。意識祇有自己的纔可覺到，所以從前的心理學家的研究對象完全限於自己的意識，他們所用的方法完全是內省。凡是內省所不能達到的一切被擯於心理學範圍之外。首先被擯的自然是一切潛意識和降意識的現象，其次就要輪到情感和本能，因

爲這些作用的真相是不能用內省察覺的。潛意識和隱意識完全除去了，本能和情感又被忽略過去了，變態心理學自然是無從發展。

何以要歸咎醫學呢？變態心理學的內容大部分是關於精神病的成因。十八十九兩世紀的醫學隨着當時科學的潮流偏重唯物主義，以爲精神失常全是由於生理作用。本來身心相關的事實是很容易惹起這種誤會。例如視神經中樞損壞，視覺就要發生毛病；飲酒之後情感較爲興奮，吸麻醉藥之後，神經就要失其作用，這都是器官影響機能的明證。從前一般醫生由此例推，以爲精神病的來源也是神經系統上的損傷。依這樣看來，精神病祇是器官病 (organic disorder) 而不是心理病。要診治精神病必先尋出神經系統上的損傷，把這損傷醫好，精神病也自然消滅了。所以十九世紀的精神病醫特別致力於神經纖維以及腦筋分野的研究。他們想出許多奇妙方法把神經纖維染色之後放在顯微鏡下試驗，研究腦筋某部管某種知覺，某部管某種運動。他們的注意都集中在生理方

面，所以變態心理學沒有人去過問。

精神病大半是機能病 但是生理研究的結果頗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他們原來要替精神病尋出生理的基礎，可是他們發見許多患精神病者在神經系統方面並沒有什麼損傷。例如眼睛瞎的人視神經可以安然無恙，患癱瘓麻木的人運動神經可以安然無恙。因此，現代多數精神病醫對於十九世紀的唯物主義發生一種強烈的反動。他們的結論與前一世紀醫生的結論完全相反。前一世紀醫生以為許多機能病 (functional disorder) 盡是器官病，現代醫生以為許多器官病盡是機能病。所謂『機能病』就是不必有生理基礎的心理病。現代醫生不僅說精神病不是器官病而是機能病，並且說以前人所認為器官病的症候其實也還是機能失常的結果而不是牠的原因。

現在我們可以舉兩個簡單的例來說明：有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子本來居在鄉鎮，因為頗有一點資產，他的婦人勸他移居巴黎。他們於是到巴黎住在一個旅館裏。有一天他從外面回寓，發見他的婦人已捲

款潛逃了。他的精神上受了大激刺，歇了十八個月不能說話，後來雖然恢復原狀，可是每逢情感發動或疲倦時，仍然是一個啞子。如果因為他啞，便斷定他的管喉舌的神經有損傷，何以他過了十八月自然痊愈，而痊愈之後又復發作呢？再比如耶勒所診治的男子，他患麻木，整天睡在床上不能行動。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忽然跳起床來，開門逃出室外，很靈活的爬上屋頂。這是一種睡行症，他醒後雙足仍然麻木，記不起夢中上屋頂的經過。如果因為他的雙腿麻木，我們就斷定他的運動神經有損傷，何以在睡眠中又能走路呢？由此例推，許多貌似器官病的症候其病由都是心理的而不是生理的。

這個新發見就是近代變態心理學的發軔點。許多醫生知道精神病是心理的損傷而不是生理的損傷，於是丟開神經纖維和腦筋分野的研究，而去研究心理的成因和心理的治療法。最早的心理的治療法要推催眠術。

催眠術的略史 催眠術起源於動物通磁術。通

磁術的始祖是十八世紀奧國人麥西卯 (Mesmer)。他以爲人體中有一種類似磁氣的液體，在全身周流。身體各部所含磁液能保持平衡時，就是健康的現象；如果某一部分所含磁液過多或過少，那就是失了平衡，其結果卽爲精神病。但是磁液是可流動傳達的。所謂通磁術就是藉接觸和按摩，把磁液由甲體傳到乙體，或是由同體中甲部傳到乙部，取有餘以補不足，使病人因恢復磁液的平衡而得痊愈。麥西卯行通磁術時，嘗擺一隻滿盛鐵砂玻璃粉和水的木桶在治療室的中央，病人圍着木桶站着，各從桶蓋孔中抽出一枝鐵棍，拿來觸身體上有病的部分。大家都守着一種神祕的靜默，於是麥西卯持着鐵棍繞桶游行，順次以眼光注視病人，同時用鐵棍觸他一下或是用手在他身上按摩數過。這樣通磁之後，病人嘗現一種迷狂狀態。病的痊愈大半都在發狂之後。

我們略加考較，便可見出這種通磁術就是催眠術的雛形。病人經過通磁術而痊愈，其實是由於受了痊愈的暗示，並非是身體中有什麼磁液恢復了平衡。

後來有人發現受通磁治療的人在迷狂狀態中嘗發類似睡行症的舉動，對於醫生說的話都句句照辦。例如醫生告訴他現在是赴宴，他就相信自己確是在赴宴，和想像的座客作周旋。病人醒後對於這種經過便完全忘却。這個新發見就是催眠術的始基。

浪賽派和巴黎派的爭執 十九世紀中研究變態心理學的風氣以法國為最盛；前有浪賽派和巴黎派的爭執，後有新舊浪賽派的交替，以及耶勒的發輝光大，都是以催眠術為出發點。

浪賽派的首領為李厄波（Liébeault）和般舍（Berheim），他們的大本營是法國浪賽（Nancy）的大學和醫院。這一派學者都以為催成的睡眠和天然睡眠無異，牠的特點祇在暗示。催眠者暗示一個觀念，受催眠者毫不遲疑就把牠接收過來實現於動作，於是有催眠狀態。理論上的難點就在受催眠者如何接收暗示的觀念一個問題。依浪賽派學者說，觀念都有發為動作的趨勢。比如看賽跑時心裏念着跑，脚就不由自主的走動起來，就是一個證據。通常觀念何以不

盡發爲動作呢？因爲我們腦中同時可存相反的觀念，而器官卻不能同時發相反的动作，平時腦中都有許多觀念並存，彼此互相衝突，互相牽制，所以能直接實現於動作者甚少。但是如果注意力集中於某一觀念上，把其他觀念都擠到邊緣意識之外，則該觀念即可直接實現於動作。這種由觀念直接變成的動作，通常叫做『念動的活動』(ides-motar activity)。這種直接變爲動作的不受其他觀念牽制的觀念，通常叫做『獨一觀念』(monoideism)。催眠狀態就是在獨一觀念的心境之下所發生的『念動的活動』；換句話說，催眠狀態是過度注意的結果，催眠者所暗示的觀念壓倒其他一切觀念，不受任何牽制，所以能立刻變爲動作。

浪賽派之說如此，巴黎派卻不以爲然。這派的首領推夏柯(Charcot)，牠的大本營是巴黎沙白屈哀醫院(La Salpêtrière)。他們以爲催眠狀態是一種精神病徵，祇有患精神病的人可受催眠，所以催眠的主因不是暗示。

這種爭辯雖似無關宏旨；對於變態心理學的發展卻有極大功勞。無論催眠狀態是否為精神病徵，而精神病徵很類似催眠狀態，卻是無可置疑的。所以此後學者研究精神病時，可用催眠的經驗做比擬的根據。這是催眠術的研究對於變態心理學的一個大功勞。其次，精神病可以催眠暗示治療，學者對於精神病是心理病不是器官病一個基本信仰也更加倚重。巴黎派和浪賽派的份子全是醫生，偏重實際治療的功效，對於學理卻不甚過問。到了耶勒（Janet）的手裏，他纔根據精神病治療和催眠暗示的經驗，建築一種變態心理學出來。耶勒的學說可以說是集巴黎派和浪賽派之大成。他本來是夏柯的徒弟，對於催眠狀態為精神病徵一說辨護甚力，應該算是巴黎派的嫡裔；但是他同時又採取『念動的活動』之說，所以和浪賽派也有淵源。說粗略一點，近代變態心理學祇有兩大派：一派發源於法國，餘波及於英美，牠的中心人物就是耶勒；一派發源於奧國及瑞士，牠的中心人物是佛洛德。現在先撮要述耶勒的學說。

耶勒的學說 耶勒派學說有三大要點：——

(一)念動的活動——這是法國心理學界一個極有勢力的傳統的思想，就是把『觀念』的勢力看得非常之大，以為觀念如果不遇相衝突的觀念去阻礙牠，就可本自己的力量直接實現於動作。『念動的活動』是一種自動機式的反應，一觸即發。一切精神病，一切心理的變態，都是這種機械的反應。病人心中都有一種『固定觀念』(l'idée fixée)，在生病時期，他的意識全部都被固定觀念所佔據，所以對於其他一切記憶和感覺都完全遺忽過去。耶勒診過一個十九歲的女子。她在迷狂症發作時嘗叫喊道：『火呵！賊呵！路刪來救我！』她醒過來之後，醫生盤問她，她說平生既沒有遭過火災，又沒遇過賊，至於路刪更是漠不相識。但是後來據她的親屬報告，她從前當過婢女，夜間曾遇過賊人燒火行劫，她被一位路刪救出。那一次她受了驚嚇，以後就得了迷狂症。賊放火行劫時被路刪救出那一幅情景就成了固定觀念，與其他觀念不相連絡。所以她在常態中祇記得生平一切其

他經驗而記不起放火行劫的情景；在病態中她祇能記得放火行劫的情景而記不起生平一切其他經驗。

(二)分裂作用 (dissociation)——固定觀念和尋常觀念不能同時呈現於意識中，因為牠們經過分裂作用。心中觀念本來是繁複的，不過在心理健全時，牠們經過綜合作用形成完整系統，互相節制。所以健全人的一言一動都有整個的人格做背景。比如說，我心中本來儲有『走路』一個觀念而此時卻在用心寫字，『走路』的觀念便不能實現於動作，因為這個觀念與此時心理系統的全體相衝突，牠受其他觀念節制住了。變態心理的發生，就由於全體心理系統『分裂』開來，而某一觀念成爲固定觀念，與其他觀念不相節制。比如『走路』的觀念分裂開來成爲固定觀念之後，在常態中記起其他觀念便忘卻『走路』的觀念，所以有雙腿麻木的現象，在變態中便祇記得『走路』的觀念而忘卻其他觀念，所以在不應走路時還是走路。這就是說，心理經過分裂作用之後，便有兩重或多重的意識。原有心理系統全體（即健全

時的記憶和知覺)爲主意識，從主意識分裂開來而獨立營生的固定觀念則爲副意識或潛意識。在同一時間之內，這兩種意識不能並現，此出則彼沒，所以彼此不能互相認識，互相節制。分裂作用愈劇烈，意識範圍愈縮小，好比大家細分，分之前雖富，分之後就變窮了。

(三)心力的疲竭。分裂作用起於綜合作用的失敗，而綜合作用的失敗又起於心力的疲竭。心力的疲竭原因甚多，最大的是情感。情感之來就由於身臨一種特殊環境，霎時間不能從容應付，心力於是無所歸宿的泛濫橫流，呈興奮的狀態。精神病的發生所以往往在受強烈刺激情感興奮過度之後。治療精神病有兩個重要的原理：一個是防止心力過度消耗；一個是激動儲蓄於各種本能中的『後備力』。心理也有一種經濟，節流裕源應該同時並進。麥獨孤批評耶勒時說這種主張近於自相矛盾。爲節流起見，耶勒的治療法注重休息和避免刺激；爲裕源起見，他又主張刺激潛在的後備力。這是兩個相反的方法，如何能並行

不悖呢？

新浪賽派 新浪賽派的首領爲庫維 (E. Coué)。他是李厄波的學生，所以和舊浪賽派有直接的淵源。他以賣藥行醫爲業，本來也嘗使用催眠術。後來他發見暗示不必定要催眠，也不必定要有催眠者，於是丟開催眠術而代以『自暗示』。自暗示是一種實際治療法，庫維在世時曾風行一時，歐戰發生時他所診的病人一年中至一萬五千人之多，其功效可想而知。這派的後起之勁要算鮑都文 (Baudouin)，曾經著過『暗示與自暗示』一書闡明自暗示的學理。他們對於浪賽派的『念動的活動』一個基本信條還沒有變更，所不同者舊浪賽派注重他暗示，暗示的觀念必由催眠者授給被催眠者；新浪賽派注重自暗示，以爲凡是觀念都起於主者自己的心中，並不能從旁人心中傳來，就是他暗示其實也還是自暗示。

英美派 (一) 撲林司 英美派的思想和法國派很相近。美國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撲林司 (Morton Prince)。他也和耶勒一樣，拿分裂作用，做解釋精神

變態的基本原理。不過耶勒以爲分裂作用由於心力疲竭，而樸林司則以爲牠是由於排擠作用(inhibition)。兩種相衝突的觀念或情感不能同時並存，非甲排擠乙，即乙排擠甲。排擠作用在情感興奮時進行最爲劇烈。例如發怒時全副精神都凝聚在一個對象上面，對於其他一切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就是怒把其他情感和觀念都排擠去了。情感愈激烈，意識範圍愈縮小，到極點時祇有一個觀念佔住意識，其他都被排擠去。可是其他觀念回到意識時，這一個固定觀念也被排擠去。這就是精神病的特徵。看這番話，我們可以見出樸林司的見解大致仍近於浪賽派的『獨一觀念』說。

樸林司對於變態心理學的最大供獻在並存意識說。分裂開來的主意識和副意識，依耶勒的學說，是不能同時活動的。主意識上台，副意識就要下台，所以主意識出現時，副意識的經驗便被遺忘；副意識出現時，主意識的經驗便被遺忘。這兩種意識完全是隔膜的，沒有任何交通。如果同時有幾個副意識，牠們

彼此的關係也是如此。樸林司以為不然。他以為分裂的意識可以同時活動，有時並且可以彼此相知覺，相記憶。這種同時活動而彼此有交通的意識叫做『並存意識』（co-conscious）。他把潛意識分為並存意識和無意識兩部分。『無意識』存於意識邊緣之外，包含過去經驗中可復現於意識的記憶和不可復現於記憶的生理的留痕。並存意識存於意識邊緣，和中心意識相對。我們在任何時間所受的刺激都很多，而我們所能察覺到的卻甚少。沒有察覺到的刺激卻有時能回到記憶。例如病人失去皮膚感覺時，用針刺激他，他完全沒有感覺；可是在催眠中他卻能回憶針刺的感覺。依樸林司說，針的刺激原來雖沒有進主意識而卻進了副意識，所以牠能儲為記憶。

二，麥獨孤 英國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麥獨孤 (McDongall)。他本來是一個經院派心理學家，近來也頗注意到變態心理。他的學說可以說是調和耶勒派和佛洛德派的。他一方面沿用耶勒派的分裂說，而同時又採取佛洛德的壓抑說。他特別着重『動原說』

(hormic theory)，以爲人類行爲原動力是本能和情緒而不是理智，動作順利於是生快感，動作不順利於是生痛感。這種學說是和十八十九兩世紀盛行的『心理的享樂說』（psychologic hedonism）相反的，因爲樂利說倒果爲因，以爲趨樂避苦的目的在前而動作在後，動作是有理性的而不是衝動的。就着重『動原說』而言，麥獨孤和耶勒處對敵地位，和佛洛德是同志。就攻擊『樂利說』而言，麥獨孤又和佛洛德處對敵地位，因爲佛洛德的『快感原則』（詳下文）就是『樂利說』的變形。

麥獨孤的人格說是頗值得留意的。神經系統是無數細胞組成的，每個細胞自成一單位，而所發動作卻諧和統一，不至有無數相反的活動同時並行，就因爲牠們在機能方面先有一種綜合（intergration）。有些綜合是先天的，由遺傳得來的，這就是本能。諸本能相綜合，於是有情操（sentiment）；諸情操相綜合，於是有人格。使諸情操相綜合成爲人格的是『自尊情操』（self-regarding sentiment）；有自尊情操而後

有自我理想，有生活目的。他拿軍隊的組織來比人格。在軍隊中下級軍官服從中級軍官，中級軍官又服從上級軍官，纔有軍紀可言。如果上級軍官不能發號施令，則原來統一的軍隊便分散為無數獨立的小團體。人格也是如此，如果綜合諸情操的力量薄弱，諸情操也就分裂獨立，於是有多重人格及精神病的現象。照這番話看來，麥獨孤雖然極力抨擊耶勒派的機械觀，他自己實在也還是不能脫去耶勒派的窠臼。

佛洛德 耶勒之外，近代變態心理學界的主要人物自然是佛洛德。他的學說後當詳述，現在祇就其和耶勒派相異的地方略說一下。

耶勒是法國傳統的理智派心理學的繼承者，所以偏重觀念的勢力；佛洛德是德國意志哲學的繼承者，所以偏重本能和情感。耶勒的主要原理是分裂作用；佛洛德的主要原理是壓抑作用。壓抑作用是本能和社會需要相衝突的結果。本能的慾望大半是和道德習俗不相容的，於是硬被意識壓抑下去，形成隱意識。隱意識好比牢獄，凡是不道德的慾望都被幽囚在

裏面，不准和意識見面；意識也時時像站崗的警察防閑牠們逃脫出來。照這樣看來，壓抑作用的結果也還是耶勒所說的『分裂作用』。不過耶勒的分裂作用是心力疲竭的結果；佛洛德的壓抑作用是兩種心力相衝突的結果。被壓抑的性慾的潛力不但沒有減煞而且比從前還更活動，時時勾結類似的被壓抑的成分，形成所謂『情意綜』（complex），不斷的向意識界明侵暗犯。隱意識向意識明侵，於是乃有種種精神病；隱意識向意識暗犯，於是乃有夢和其他心理的變態。用個比喻來說，耶勒所見到的變態心理好比一個政治紊亂的國家，握最高權的元首倒塌之後，許多強藩都割據偏安起來了。同時間之內祇有一個強藩可以盤據京都。他們力不相下，這個強藩把那個強藩驅逐下台，不久那個強藩又奪回原有根據地，這是常有的事。佛洛德所見到的變態心理好比兩個勢力相差甚微的敵國，乙被甲征服拘囚之後，仍然在秣馬厲兵，預備奪回舊土，而甲也時時在戒備。兩方都呈現很緊張的狀態。

英文 Unconscious, 德文 Unbewussten, 法文 Inconscient 一個名詞最易誤解, 學者入手即須分別清楚。這個字在日常語言中有一個意義, 在佛洛德心理學中又另有一個意義, 絕不相同。日常語言中的 Unconscious 可譯為『無意識』, 佛洛德所用的則應譯為『隱意識』。『無意識』是指暫時不在意識界內的記憶以及不用意識支配的習慣動作和反射動作。

『隱意識』是被壓抑慾望的藏身之所。例如行路時雙腿更動是無意識的動作而卻不能謂為隱意識的動作; 作夢是隱意識作用而卻不能謂為無意識作用。隱意識是通常不易召回帶有痛感的記憶。通常容易召回的記憶, 佛洛德稱之為『前意識』(the preconscious)。法國派心理學者所用的 sub-conscient 應譯為『潛意識』, 牠一方面不是『無意識』, 因為在主意識失其作用時, 牠可以全盤回到意識界, 例如催眠狀態睡行症等等; 一方面牠又和佛洛德的『隱意識』有別, 因為牠和意識雖分裂而卻不必處對敵的地位。樸林司所說的『並存意識』還是一種潛意識。潛意識和

隱意識的分別極爲重要。耶勒派和佛洛德派分道揚鑣，就從這個界線出發。耶勒派偏重潛意識現象，統轄潛意識現象的基本原理是分裂作用；佛洛德派偏重隱意識現象，統轄隱意識現象的基本原理是壓抑作用。

佛洛德在治療方面最大的供獻是心理分析術，牠的目的就在發掘隱意識的內容，把致病的情境召回到記憶中來，使淤積的潛力發洩之後不再作祟。

他有倆個高足弟子：一個是融恩（C. Y. Jung）；一個是愛德洛（Adler）。通常人都把他們稱爲『後佛洛德派心理分析者』。不過他們後來因爲見解不同，都脫離佛洛德而獨立門戶了。

融恩 融恩是瑞士柔芮西（Jurich）派的領袖。他和佛洛德有三個重要的異點：（一）佛洛德以爲『來比多』全是性慾的潛力，人類行爲的原動力全是性慾；融恩以爲『來比多』是廣義的『心力』或『生活力』，性慾的潛力祇是其中一部分。（二）融恩研究心理，最注重『究竟』（finality），反對佛洛德

所倚重的機械式的因果觀。所謂『究竟』就是目的。任何心理作用都與機械作用不同。機械作用祇有原因，心理作用則於原因之外還有目的。我們研究心理學決不應把心理作用的唯一的特點忽略過去。(三)佛洛德的隱意識發生於個人慾望和環境需要的衝突，完全在個體生命史中形成。融恩以爲佛洛德把隱意識看得太狹小。每個人都是無數億萬年的歷史之繼承者。在這無數億萬年中人類所受的環境的影響，所得的印象，所養成的習慣和需要，都藉着遺傳的影響儲蓄在各個人的心的深處。這是隱意識中最大的成分，可以稱爲『集團的隱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集團的隱意識對於個人影響極大，不特本能是集團的隱意識之一成分，即夢也是『原始印象』的復現。佛洛德以爲成人在夢中『還原』到嬰兒；融恩則以爲文明人在夢中『還原』到野蠻人。

愛德洛 像融恩一樣，愛德洛也主張心理學應以研究主觀的目的爲第一任務，不當囿於尋常科學的因果觀。主觀的目的各人各不同，所以心理學家應取

各個人的心理經驗來做研究對象。愛德洛特重個別的經驗，所以把他自己的心理學稱爲『個別心理學』以示區別。他和佛洛德適走相反兩極端：佛洛德差不多祇認得性慾本能；他差不多祇認得自我本能，把性慾本能也看作自我本能的變相。在他看來，各個人都有一種『在上意志』(the will to be above)，要比旁人優勝。如果自覺有絲毫缺陷，則心中便生『卑劣感覺』，於是極力設法求『彌補』。許多器官有缺陷的人因爲『在上意志』驅遣他求『彌補』，結果該缺陷器官反比尋常完全器官更加有用。德茂司特理司本患口吃而後來練成希臘第一大雄辯家；貝多芬，摩薩，和休曼諸人都有耳病，而都成爲著名的音樂家；這都是『彌補』的好例。精神病也是一種彌補。『在上意志』本來要達到優勝，但是外物抵抗力過大，於是發生精神病作閃避責任的藉口。病人彷彿說：『假若我不生病，我一定比旁人優勝』。

從上文看來，我們可以把變態心理學的兩大派別列表如下：——

- | | | |
|-----------------------|---|-----------------------------|
| (一) 以分裂作用解釋
潛意識現象者 | } | 浪賽派——般舍(催眠術) |
| | | 巴黎派——夏柯——耶勒(迷狂症) |
| | | 新浪賽派——庫維——鮑都文(自暗示) |
| | | 英美派 { 撲林司(並存意識)
麥獨孤(動原說) |
| (二) 以壓抑作用解釋
隱意識現象者 | } | 維也納派——佛洛德(汎性慾觀) |
| | | 柔芮西派——融恩(集團的隱意識) |
| | | 個別心理學派——愛德洛(缺陷器官與
彌補) |

這祇是列舉主要潮流中幾個代表人物，他們的學說紛歧已如此；此外還有許多次要的變態心理學家為我們所不能徧舉的也是人各一說。從此可知變態心理學上各種問題都還難下定論。我們對這些紛紛學說應該採什麼態度呢？第一，我們應搜求有憑可據的變態心理的事例，仔細考察牠們的前因和後果。第二，我們應把各派解釋這些事例的學說擺在一塊來參觀互較，看那一派的較近於真理。第三，假如我們覺得各派學說都不能符合所有事例，我們最好注下一個疑問號，老老實實的承認人類知識還沒有到

解決這個問題的地步，不必勉強採取一個學說作停止研究的藉口。我們心中存着這三個原則，現在再來討論變態心理學上的事實和問題。

第二章 催眠和暗示

催眠的狀態是很奇怪的。一方面牠很像天然睡眠，眠時神情很昏迷，醒後對於眠中經過嘗不能記起；一方面牠又和天然睡眠迥然有別，受催眠者在催眠狀態中可以接收催眠者的暗示，生出種種特殊的反應。這就是說，受催眠者不是全然眠着，他的舉止動靜可以受催眠者的支配；他也不全然是醒着，他在服從催眠者的命令時一舉一動都像是作夢似的。這個狀態和許多其他心理的變態都很類似。如果我們能懂得催眠的道理，許多變態心理學上的事實就不難由此例推了。

我們先敘述催眠的事實，然後再討論各家解釋這些事實的學理。

催眠的方法 現在一般人所採用的催眠的方法大半都是浪賽派所常用的方法。牠是很簡便的。催眠者首先把催眠的原理和功效向催眠者說明一番，遇

必要時還可以先將旁人催眠給他看看，使他知道催眠術並沒有什麼神祕，不必存疑懼的念頭。受催眠者既然對於催眠者有信仰了，然後躺在一個安樂椅上，讓肢體肌肉都舒舒服服的休息起來。催眠者於是告訴他凝神想一件很平淡的事，或者拿一件小物體擺在他額頭前一尺路的光景，叫他注目凝視一兩分鐘。這樣凝視易使眼球肌肉疲倦；眼球肌肉疲倦是睡眠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催眠者繼續不斷的用呆板的聲氣向他暗示沈重疲倦昏迷的感覺，比如向他說：

『你覺得肢體很困乏了，你的眼皮很沈重了，你在打盹了，你的眼睛已經濕汪汪的看不清楚東西了』。多數受催眠者聽過這一番暗示，立刻就會合眼入睡。如果他還不能入睡，催眠者可以複述同類的暗示，並且做姿勢來幫助暗示。最普通的姿勢就是定睛注視受催眠者的眼睛，或者用手在他的額上往復作按摩的姿勢。這就是通常所謂『通過』(passes)，是從前麥西卯行通磁術時所最歡喜用的方法。他以為這樣凝睛注視和按摩可以使『動物磁液』由甲體通到乙體

或是從甲部通到乙部。現在滋液說已被科學家打破了。按摩的功用並不在通過磁液而在給受催眠者以單調的有節奏的刺激，好比搖籃歌催小兒入睡一樣，容易引起昏倦。同時這種姿態又可以維持催眠者與受催眠者的關係 (rapport)，使受催眠者繼續接受暗示，不完全墮入熟睡狀態。

催眠的祕訣在信仰。受催眠者須有決心，願以全副身心信託於催眠者。催眠者利用這種信仰也有兩種辦法。較舊的辦法是採駕馭的態度，處處使用命令，使受催眠者屈伏於無上威權的下面。比如說要受催眠者入睡，祇用很嚴重的命令的口氣向他說一個『睡』！他就果然睡了。這種方法收效較速，不過容易養成受催眠者的過度的屈伏性和倚賴性。較新的辦法是採合作的態度。催眠者向受催眠者和顏悅色的解釋談論，叫他自己願意合作。催眠是可以學習的。比如第一次催眠不甚奏效，以後多受一次催眠，感受暗示的能力也就逐漸增大。喚醒催眠也用暗示，比如說『完了，醒過來罷！』有時在深催眠狀態中喚醒較

難。催眠者於暗示之外，可兼用吹眼皮及冷水潑面諸法。

催眠狀態的特徵 催眠狀態可逐漸由淺入深，愈到深的地步，愈易感受暗示。深淺的程度隨人而易，有些人祇能到很淺的催眠狀態。夏柯和其他催眠術專家嘗依深淺的差別把催眠狀態分為幾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牠的特徵。

最初步催眠狀態的特徵為筋肉倦怠。受催眠者不願自動的發出任何動作。他如果肯行使意志，本來還可以使筋肉照常動作，祇是他不肯費氣力去行使意志。這種狀態很像快要睡眠時的那種朦朧情景。到了這步的，催眠者便不難利用暗示，使某部器官暫時失其作用。比如向受催眠者暗示說：『你的眼睛已閉起，不能再張開了』，他縱然行使意志要把眼睛睜開，筋肉也不肯聽命。這裏已可見出人格微現分裂作用了。夏柯把這個狀態叫做昏迷狀態 (lethargic state)。依他說，這個狀態的特徵是筋肉的過度感動性。例如輕觸左腕，則左腕筋肉便蠕蠕顫動，以後左肘右肘右

手也依次顫動起來。不過有些心理學家以為這種現象並非普遍的

有些人祇能達到這樣初步的催眠狀態。但是多數人在這種初步暗示成功之後，對於催眠者的信仰便逐漸增加起來，感受暗示的能力也就逐漸增大。最普通的現象是肢體變成蠟一般的聽命，催眠者可隨意把牠們擺佈成很奇怪的姿勢。比如把手臂伸直，不叫牠彎曲，牠就永不彎曲；把頭轉向頸後，不叫牠轉還原，牠就永不轉還原。通常人伸直手臂到幾分鐘之後就要疲倦得發抖，不由自主的落還原有位置。可是在催眠狀態中手臂伸直和下垂一樣不費力，一樣不露疲倦的樣子。夏柯稱這種狀態為委靡狀態(cataleptic state)。在這個狀態中，皮膚感覺也逐漸失其作用，用針刺激受催眠者，他覺得若無其事，絲毫不覺到痛。

最深的催眠狀態為夏柯所說的睡行狀態(somnambulistic)，牠的特徵為銳敏的暗示感受性。催眠者發任何命令，受催眠者都做得一字不差。他可以服從暗示做出很複雜的動作，不過好像患睡行症者在

中開門出去做了許多事，醒後自己完全忘記，他的動作像是不受尋常意識支配的。在深催眠狀態中感覺本來像是麻木不仁，可是有時牠也異常靈敏。所以受催眠者往往看不見催眠者的動作也能照樣摹倣，比如催眠者站在他背後作揖，他也跟着作揖。從前人把這種現象看得很神祕，其實牠是由於催眠狀態中的聽覺比平時較為靈敏。

催眠與幻覺 在深催眠狀態中受催眠者往往因暗示作用發生種種幻覺，把不存在的東西看作存在的。般舍曾經向受催眠者暗示說：『你醒過來後，須走到你的床前向一位提楊梅送你的女子握手道謝，隨後你就把楊梅接收過來吃下去』。半點鐘之後他醒來了，果然走到床前，向烏有先生說：『太太，謝謝你』，接着就作握手的姿勢。後來那位女子像是去了，他便津津有味似的吃那幻像的楊梅。

這是積極的幻覺。更奇怪的是消極的幻覺，受催眠者因暗示作用把本來存在的信爲不存在。比如椅子上原來坐着一個人，你向受催眠者施暗示說：『這

張椅子是空的，你去坐在上面』，他就去坐在原來那個人的身上，彷彿不覺得那裏有人一樣。麥獨孤曾經作過這樣一個試驗：他拿五張郵票擺在一張白紙上面，叫受催眠者用手數過，於是指着其中兩張郵票向他說：『你轉過頭來就不會再見這兩張郵票了』。五張郵票照舊沒有更動，可是受催眠者轉過頭來果然祇存認那裏有三張郵票。麥獨孤背着他的面孔把五張郵票的位置更換過，再叫他用手指着數清，他對於原來那兩張郵票（雖然位置已經換過）仍然是忽略過去。這個實證可以引起一個很有趣的疑問。說他沒有看見那兩張郵票麼？他何以在位置更換之後仍然能把牠們選擇出來不去數牠們？說他看見那兩張郵票麼？他何以硬否認牠們存在？除非假定他在催眠狀態中有兩種不同的意識，我們便沒有方法解決這種問題了。

催眠與記憶 催眠狀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記憶。醒時所有記憶，在催眠狀態中仍舊存在，所以受催眠者可據實報告自己過去的歷史。不但如此，催眠狀態

中的記憶有時反比醒時記憶更清楚，醒時所忘記的經驗在催眠狀態中可以記起。這件事實對於精神病治療非常重要。精神病大半起源於被遺忘的悲痛經驗，如果醫生能把這些被遺忘的東西召回到記憶中來，病徵就會消滅。這是佛洛德派和法國派心理學者所公認的。他們所不同的祇在方法。佛洛德派發掘被遺忘的經驗，全憑心理分析，法國派則利用催眠。不過催眠對於心理分析也有很大的影響。勃洛爾發見『談療』，原來是在利用催眠術搜尋被遺忘的經驗的過程中。我們在後面當再詳論。

祇達到淺催眠狀態的人醒過來之後對於催眠中經過還能依稀隱約的記起，好比作夢者在早晨仍然記得夢中經過一樣。但是深催眠狀態的經過在醒後大半都被遺忘。這種『後催眠的遺忘』(posthypnotic amnesia) 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很可以拿來作研究心理分裂作用的幫助。這種遺忘並不是徹底的。如果在已醒之後再加催眠，則在醒時所遺忘過的第一次催眠中的經過，可以在第二次催眠狀態中回憶起來。

從此可知前一次催眠中的意識與後一次催眠中的意識是自相連貫的；而催眠中的意識與醒時意識則有分裂的痕跡。

後催眠的暗示 有些學者頗疑惑後催眠的遺忘是否爲暗示的結果，因爲如果催眠者向受催眠者施暗示，叫他醒後不要遺忘催眠中所有經過，他醒後就會把牠們記得清清楚楚的。一般受催眠者醒後把催眠中一切都遺忘了，或許也是因爲催眠者於有意或無意中施過遺忘的暗示，或許因爲一般人把催眠狀態看作潛意識作用，其中經過，在醒時理應忘記，所以無形中自施遺忘的暗示。總之，後催眠的遺忘並非必要的，『後催眠的暗示』（posthypnotic suggestion）就是一個明證。所謂『後催眠的暗示』就是在催眠中施行一種暗示，叫受催眠者在醒後照辦。比如向受催眠者施暗示叫他看見催眠者把手放在口袋中時，就把窗子打開，他醒過來之後，看見催眠者把手放在口袋裏，他果然去把窗子打開。問他爲什麼要開窗子，他會說房子裏空氣太熱，雖然房子裏空氣實在是很

冷，這種事例對於動機的研究很重要。我們日常行爲，動機本來如此，而我們卻往往把牠掩蓋起來，另外尋些理由來解釋，這就是所謂『理性化』。

後催眠的暗示也可以拿來說明人格的分裂。催眠者向受催眠者施暗示說：『我把手放在口袋裏放到第九次時，你就把窗子打開』。這個暗示說過之後，就把受催眠者喚醒。催眠者不在意似的和他談話，有時把手插在口袋裏，恰恰在第九次時，他就把窗子打開。如果你仔細觀察受催眠者，可以看出他很留意似的瞟着催眠者的手。可是如果你問他是否因為受過後催眠的暗示，他卻絕對否認。他一方面在留意手插口袋的次數，一方面又說自己不知道這麼一回事，看來像是說謊，其實是因為留意手插口袋的是一重意識，說自己不覺得受過後催眠的暗示的又另是一重意識。他在瞟着手插口袋時，全受潛意識的鼓動，主意識實在是不覺得，所以他實行暗示打開窗子之後，不久把打開窗子一件事實也遺忘了。

最奇怪的是實行後催眠的暗示者對於時間的估

測異常精確。比如向受催眠者施暗示說：『你醒了過了五千九百四十七分鐘之後把名字填在紙上送給醫生』，他不用看鐘錶，到了規定的時候，果然一一照辦，至多不過差幾分鐘。規定的時間愈長，後催眠的暗示的力量也自然愈薄弱。最長期的後催眠的暗示曾經到過一年之久；這就是說，今年今日向受催眠者施暗示，叫他於明年今日做一件事，到時他果然照辦。在這個時期之中，他自己並不記得受過什麼暗示，實行暗示時他也不知道有什麼緣故。這種事實看來像是很神祕，其實據心理學家的研究，實行後催眠的暗示者估測時間如此精確，是因為他在潛意識中時時在作估算。他在潛意識中並沒有忘記所受的暗示，所以如果把他再催眠，他能把後催眠的暗示所規定的事務和時間都說得一字不差。

催眠與治療 催眠術對於治療的能效有兩種。第一種能效在發掘被遺忘的悲痛的經驗，使牠們不再在潛意識中作祟，我們在上文已經說過。第二種能效在利用後催眠的暗示，使『痊愈』的觀念在催眠

中印入病人的心理，並且在醒後仍然繼續生效。般含舉過許多實例，我們可以擇一個來說明。有一個小孩患筋骨痛，手膀不能上舉。般含把他催眠之後，幫助他把患筋骨痛的手臂舉起，用手按着牠施暗示說：『痛已經消去了，你不覺得什麼地方痛了，你就移動手臂也不覺得痛了，你醒後也再不會覺得痛了，痛不再回來了』。他繼此又暗示別一種感覺代替痛感說：『你覺得手臂有些熱，熱度漸增加了，但是痛已完全消去了』。小孩醒過來之後，對於催眠經過完全忘記，筋骨痛果然消散，手臂也可以上舉了。

心理學家對於『心理可否影響到生理』？一個問題向來爭辯得很劇烈，但是如果他們仔細考較催眠的事實，對於心能制身的原理就不會懷疑了。在平時我們對於許多器官的動作嘗不能任意支配。血液循環遲緩時我們很難行使意志叫牠快，大便滯結時我們很艱行使意志叫牠流通，因為這些器官的筋肉受躺在脊椎兩旁的交感神經系管轄，中樞神經系不能直接駕馭牠們。但是在催眠中牠們可以受意志的

支配。比如血液循環的快慢就可以用暗示去更動。同一區域的皮膚的溫度受『寒』的暗示則低降，受『熱』的暗示則增高，在幾分鐘之內可以生出華氏十度的差別。最奇怪的是原來沒有毛病的皮膚可以因暗示作用而發生皰瘤。這類事實現在還沒有得到滿意的解釋，不過他們對於治療很有幫助，是很顯然的。

解釋催眠狀態的學理 關於催眠狀態的事實有如上述，我們應該如何去解釋牠們呢？催眠術脫胎於麥西卯的通磁術。麥西卯以爲人體有一種磁液可以由甲體傳到乙體，或由甲部傳到乙部，如果根據他的學說，在催眠中催眠者把自己身上的磁液傳到病人的身上去，他所呈現的昏迷狀態就是『恢復健康的轉機』。這種近於神祕的學說近來已爲一般科學家所打破。不過催眠現象究竟如何可解釋，各派學者的議論仍然很紛歧。順歷史的次第，最重要的學說有下列幾種：

一，巴黎派的學說：催眠現象是精神病徵 通磁術近於神祕，爲科學家所仇視，所以一八四〇年法蘭

西學院曾通令嚴禁。後來牠變為催眠術，學者仍然噤口不敢稱道。巴黎沙白屈哀醫院精神病醫生夏柯覺得催眠狀態對於病理學頗重要，不宜置之不問，所以他對於催眠術下過一番很精密的研究。不過他還是怕惹科學界的攻擊，所以採取極謹嚴的科學方法，專留心觀察催眠中的生理變化。他發現催眠可分為上文已說過的昏迷狀態，委靡狀態和睡行狀態三大階段，每個階段的特殊的生理變化都類似迷狂症的生理變化，所以他把催眠狀態看作一種精神病徵，以為祇有患精神病的人們纔可受催眠。催眠狀態的發生是施用手術的結果。例如想喚起昏迷狀態，祇須輕閉眼皮；想喚起委靡狀態，祇須把眼皮揭開；想喚起睡行狀態，祇須輕按頭頂。照這樣說，催眠並非由於暗示的心理作用了。

夏柯的學說頗受般舍的攻擊。他們的筆墨官司打得很久，在歷史上叫做『巴黎派和浪賽派的爭執』。在般舍看來，凡催眠不必盡具夏柯所分的三種狀態。夏柯的錯誤在專重深催眠狀態，否認淺催眠狀態為

催眠狀態。他所以致誤的原因在他是精神病醫生，所催眠的人都是患精神病者。他看見患精神病者可受催眠，因而推論受催眠者也必定患精神病。這種推理自然不合邏輯。其實一般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可受催眠，可見受催眠者並不必患精神病。夏柯所催眠的都是患精神病者。他們平時看慣了病院的同僚在催眠中所發生的種種生理變化，無形中已受了很深的暗示，所以醫生替他合眼皮時，病人即預期曾經見過的昏迷狀態發生；用手按他的頭頂時，病人即預期曾經見過的睡行狀態發生。這種實驗完全不足為憑。

二，浪賽派的學說：催眠全由暗示 般舍是浪賽派的首領，也可以說是催眠術的集大成者。但是他的學說在英人白列德（J. Braid）的著作中已露萌芽。『催眠術』（hypnotism）一個名詞也是白列德首創的。他以為催眠狀態全是過度注意的結果。在過度注意時，心力集中於某一個觀念，所以該觀念即直接實現於動作。般舍的學說不過把白列德的學說加以發揮。我們把他分析起來，可以發見兩個基本概念：一

個是『念動的活動』；一個是『獨一觀念』。

『念動的活動』一個概念可以說是舊心理學的奠基石。牠把神經系統看作一個弧形，一邊弧腳代表知覺神經，一邊弧腳代表運動神經，而弧頂則為知覺神經的終止點和運動神經的出發點。感受知覺時有一種衝動力，這種衝動力沿知覺神經傳到中樞聯絡神經，如果在那裏不受阻撓，就注入運動神經使器官發生動作。這種弧叫做反射弧（reflex-arc）。所謂『念動的活動』就是由知覺的衝動力直接變為運動的衝動力所發生的動作，這就是說，牠是一種自動機似的反射動作。比如我看見旁人搔癢，自己也不知不覺的動起手來，看見旁人賽跑，自己也不知不覺的動起腳來，就是由『搔癢』和『賽跑』的觀念一直變為搔癢和賽跑的動作，所以叫做『念動的活動。』般舍以為暗示就是這種念動的活動，就是把旁人所暗示的觀念接收過來，把牠實現於動作。暗示是一種極普通的心理現象，宗教習俗教育都可以說是暗示的結果，不必一定要催眠然後纔能施暗示。

觀念都可直接變為動作，而通常許多觀念却不能實現於動作，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心中同時有許多觀念，互相衝突，互相阻止。比如『坐』的觀念和『站』的觀念就是不相容的，同時念到坐又念到站，自然既不能坐又不能站。本來每個觀念的原始的傾向都是一觸即發。我們平時對於所見聞，天然的傾向都是置信。比如猛然告訴一個人說：『你額上有一隻蚊蟲』，他立刻就會舉手去撲牠。這種簡單的事實可以證明我們生來就有接收暗示的傾向。暗示最忌遲疑和反省。遲疑反省就是拿這個觀念和其他觀念相較。有其他觀念同時並存時纔有遲疑反省。沒有其他觀念同時並存時就不會有遲疑反省，反射的動作自然容易發生。所以要想暗示有效驗，須把與暗示的觀念相衝突的觀念一齊排去，使暗示的觀念成為『獨一觀念』(monoideism)。這就是催眠術的目的。在催眠狀態中，精神昏倦，意識失其作用，暗示的觀念把整個的心都佔住，沒有對敵的觀念阻撓牠，所以牠的衝動力就一直注入運動神經，發生反射的動作。

催眠全賴暗示，暗示是心理上一種極普遍的現象，所以催眠狀態不能說是病徵。

般舍的學說能否成立，就要看『念動的活動』是否實有其事。近代學者大半以為『念動的活動』是唯理派心理學所構成的空中樓閣，其實支配人類行為的原動力是本能和情感不是觀念；觀念離開本能和情感決不能本其自身的力量實現於動作。如依此說，我們對於般舍的學說尚須置疑。

三，耶勒的學說 般舍發見一般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能受催眠暗示，所以極力否認催眠狀態為精神病徵之說。大多數變態心理學專家都承認般舍的話可靠。但是近代法國心理學界泰斗耶勒仍然堅持巴黎派的主張，以為可受催眠的人都有精神病。不過他同時也很倚重浪賽派所用的『念動的活動』一個概念。在他看，健全人的動作都發於意志，都經過反省作用，都有全人格做背景，都不輕易受衝動支配。凡是輕易受衝動支配的人都由於心力貧乏；心力貧乏，所以綜合力薄弱；綜合力薄弱，所以人格分裂；人

格分裂，所以某種觀念可本其衝動力直現於行爲，不受全人格的節制。催眠暗示的目的就在使某種觀念脫離全人格而獨立，本『念動的活動』的原則，發爲自動機式的動作。所以受催眠者的心力必先已貧乏到不能以意志控制衝動的地步。不能以意志控制衝動就是精神病現象，比如睡行症就是如此。所以催眠狀態自身就是一種病徵，或者用耶勒的定義來說，『催眠不過是人造的睡行症』。

耶勒的學說有兩個弱點。他想兼取巴黎派和浪賽派的長處而結果適得兩派的短處。一，他忽略日常暗示，祇承認到睡行狀態的纔算催眠，這是踏了巴黎派的覆轍。二，他仍然拿『念動的活動』和『獨一觀念』解釋催眠，對於催眠者與受催眠者中間的特殊關係沒有解釋，這是踏了浪賽派的覆轍。

四，佛洛德的暗示說 巴黎派和浪賽派雖然是對敵，但是拿他們來比佛洛德派，他們卻是同屬於唯理派心理學的旗幟之下。佛洛德對於心理學的最大供獻就在打破唯理派的偏見，證明情感和本能在心

理上佔首要位置。他本來是夏柯和般舍的徒弟，與巴黎派和浪賽都有淵源。後來他和勃洛爾合作，也還是利用催眠術去發見病人的被遺忘的記憶。從發見心理分析術以後，他纔反對應用催眠術。因為隱意識作用須在與意識作用處對敵地位時纔易見出，催眠術把意識作用完全取消，所以不適宜於探求隱意識的真相。但是他雖然不用催眠術，而對於暗示現象仍極注意，尤其是催眠者和受催眠者中間的特殊關係（rapport）。

他的學說基礎本來是泛性慾觀，所以解釋催眠暗示時也還是不能丟開性慾。由他看來，催眠現象也還是性慾的表現，受催眠者把隱意識中對於父母的性愛移注到催眠者的身上，所以對於他所暗示的觀念絕對服從。這個學說中有兩個重要的概念：第一個概念是佛洛德所稱呼的『馬索奇主義』（masochism）或受虐癖。馬索奇是一位小說家，曾經描寫過一個角色專以受愛人凌虐為至樂。馬索奇主義就是對於性愛的對象絕對服從，甘受他的駕馭，甘受他的虐待。

佛洛德以爲這是性慾中一個重要的成分。受催眠者對於催眠者就是持着這種馬索奇的態度。第二個概念可以稱爲『退向作用』(regression)。退向作用有兩種：一種是由成人期退到嬰兒期；一種是由開化期退到原始期。佛洛德在早年著作中着重第一種退向作用，以爲在催眠中受催眠者的『來比多』退到嬰兒期中所形成的伊底怕司情意綜，把催眠者當作自己在兒時認爲性慾對象的父親或母親。他的徒弟斐林司(S. Ferencgi)把這個學說發揮得最詳盡。佛洛德在晚年所著的『集團心理學與自我分析』一書中解釋催眠暗示又着重第二種退向作用。他以爲在原始時代每部落的酋長操有無上的父權，對於同部落的婦女都想據爲己有，不肯讓其他男子接近，因此他部下所有的男子都把性慾壓抑下去，把『來比多』的潛力盡注在酋長自己身上，對他表示絕對的敬愛和服從。這種服從性經過無數年代的日積月累，到現在已成爲人類的第二天性。在催眠中受催眠者對於催眠者就是還原到原始時代男子對於酋長的態度，

和羣衆中一切暗示現象同理。

佛洛德的暗示說能否成立視其泛性慾觀能否成立而決定。他的泛性慾觀能否成立，我們要待討論他的全部學說時再詳細研究。不過有一點我們現在就可以提出。如果依佛洛德的主張，則可受催眠暗示者應盡爲男子；而在事實上女子受催眠暗示反較男子爲易。這一點就可以證明佛洛德的學說有些可疑了。

五，麥獨孤的學說 現代心理學家中除耶勒和佛洛德以外對於催眠暗示供獻最大的要算麥獨孤。他的學說可分兩部：一部關於催眠；一部關於暗示。

關於催眠方面，他着重催成的睡眠和天然的睡眠在生理上的同點。向來心理學家對於睡眠狀態很少注意過，麥獨孤以爲我們如果要懂得變態心理，先須懂得睡眠。我們何以有睡眠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先要問：『我們在平時何以是醒的呢？』我們所以醒，一由於腦力健旺，二由於這健旺的腦力流通傳達的神速。腦力從什麼地方來的呢？第一個來源是知覺神經受刺激。知覺神經本有一種潛力，受刺激之後，

牠起化學作用，於是把這種潛力發散出來。第二個來源是本能。本能的生理的基礎是知覺運動神經弧。某種知覺神經與某種運動神經之中有遺傳的聯絡，所以該知覺神經的衝動力最易傳達到運動神經而發為動作。這種知覺運動神經弧也有一種潛力，每逢牠活動時，力也就發散出來。平時感官嘗受刺激，本能也當在活動，腦力不斷的產生，這是醒的條件之一；但是祇有健旺的腦力還不够，牠須能從甲部神經很神速的傳達到乙部神經，使思致靈活，應付敏捷。神經系統是無數神經細胞組成的，細胞與細胞之間有一種叫做 *synapsis* 的神經關節。要想腦力傳達神速，須先使神經關節的抵抗力薄弱。神經關節在疲倦時抵抗力最強，因為在疲倦時神經過度活動所附帶的化學作用產生一種有毒質的廢物，這種廢物可以滅殺神經關節的活動。平時神經活動不過度，化學作用所產生的廢物不致凝積不排洩，神經關節不受毒質的影響，所以傳達腦力不生抵抗，這是醒的條件之二。這兩個醒的條件不存在，這就是說，感官受刺激少

(知覺神經的潛力不發散)，易生情感的思念停頓(本能的潛力不發散)，神經關節又因疲勞的結果而失其作用(抵抗力大)，於是纔有通常的睡眠。催成的睡眠也和天然的睡眠一樣。牠第一忌腦力健旺，所以催眠時須使感官祇受最低限度的刺激，須極力不要想可以觸動情感的事件；第二忌腦力傳達神速，所以使注意力集中於單調的刺激，使神經關節易因疲倦而增加其抵抗力。在催成的睡眠中和在天然的睡眠中意識都呈分裂作用，因為神經關節失其作用，各部分沒有聯絡和照應。但是催成的睡眠和天然的睡眠有一個重要的異點，就是催眠者和受催眠者的特殊關係。受眠催者對於一切是睡着的，而對於催眠者卻仍是醒着的。催眠者須使受催眠者忽略一切而卻不可使他忽略催眠者自己，所以須不斷的和他作問答，不斷的施用按摩及其他手術。受催眠者何以在失去一切意識時而卻仍能受催眠者的暗示呢？從生理方面說，神經系統中祇有一條交通路是開着的，其餘的都閉塞住，腦力都集中這一條路上，(即對於

催眠者的注意)，所以這一條路上的腦力特別興旺，動作也特別靈活。從心理方面說，意識作用既分裂，暗示的觀念不受任何觀念的批評和阻止，所以容易實現於動作。

催眠必有暗示，而暗示卻不必有催眠。所以解釋催眠的學說不能賅括暗示。關於暗示方面麥獨孤另有一種較廣泛的學說。他以爲人和動物都有一種降服本能（the instinct of submission）。因有降服本能，一般羣衆纔易受領袖的指導，社會纔能存在。凡是暗示都須有降服本能做基礎。降服本能的強弱視對方的威信（prestige）的大小爲轉移。所以政治首領和宗教首領的話較易得人聽從，這就是說，他們的暗示力較大。在催眠中催眠者的威信隨其成功而增加，所以第一步催眠如能成功，以後便一步容易似一步。

麥獨孤雖然很攻擊耶勒，說他過於保守唯理派的傳統思想，他自己的學說雖然着重本能，可是他仍然注重分裂作用，仍然注重獨一觀念爲催眠的重要條件，足見他並沒有完全脫離耶勒派的影響。他對於

催眠學說最大的供獻在尋出一個生理的基礎。不過他的『腦的分裂說』(theory of cerebral dissociation) 是否可以完全解釋催眠也還是疑問。比如上文所說的消極的幻像以及暗示所致的有系統的麻木(例如受催眠者因暗示作用而不能察覺書中所有的 T 字母), 都很難用『腦的分裂說』解釋, 這是麥獨孤自己承認過的。

自暗示(auto-suggestion) 和催眠暗示相關的有自暗示。自暗示是新浪賽派學者庫維(E. Coué) 和鮑都文(Baudouin) 的特殊供獻。本來暗示有兩個要素:(一)施診者暗示某觀念於受診者;(二)該觀念在潛意識中實現於動作。新浪賽派學者以為第一要素實非必要。暗示的要點在使觀念變為動作, 至於把這觀念暗示到心裏去的人是他人或是自己, 都不關緊要。自暗示就是自己向自己暗示一種觀念, 使牠實現於動作。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嘗於無意中實行自暗示。比如擺一塊狹長的木板在地面上, 沿着板面行走並不是一件難事; 可是如果把牠搭在兩個塔頂上,

沒有練習過的人在上面走，必定戰戰兢兢似的，不幾步就落下地了。這就由於自暗示。我們時時向自己說：『這多麼危險，我怕要跌落下去呀！』這個『跌落』的觀念在心裏站得很牢固，所以果然實現。不過這是天然的自暗示。庫維所主張的是返省的暗示，是有意要向自己暗示某種觀念使牠實現於動作。他嘗教人每天早晚在睡前或是醒後凝神微誦：『從種種方面看，我都一天好似一天』。許多人照這種辦法做去，果然覺得身心日漸康健。有特殊毛病的人還可以施特殊的自暗示，比如體質羸弱的人可以自暗示說：『我的身體比從前漸漸強壯起來了』；或者患某種病時即用手按摩患病處自施暗示說：『這病漸消去了』。這種自暗示治療嘗奏奇效，不特心理的毛病可以應用牠，就是風濕症肺病以及其他器官病都可以用自暗示治愈。歐戰中就庫維請診的人每年至一萬五千人之多，其信用大可想見了。

自暗示的祕訣在停頓意志，專任想像。比如我們夜間患失眠時嘗很執拗堅決似的向自己說：『我要

睡得好，我要努力不去聽四圍的聲音，我要努力把一切想頭丟開』，結果往往是愈想睡而愈睡不着。鮑都文稱這種意志爲『反向的努力』（reversed effort）。失眠的人先已自暗示『失眠』的觀念，心裏深怕『我今夜又要失眠罷！』以後又努力反攻這種暗示，自己再三說『我要睡』。這種有意的努力不但不能反攻原來『失眠』的暗示，反而助長牠的勢力，所以叫做『反向的努力』。要免除這種反向的努力，最好是專信想像。比如實行自暗示補救失眠時，我們不必下決心，祇是平心靜氣的躺着，想像睡的時候肢體如何輕鬆，頭腦如何昏迷，不過幾分鐘睡眠自然會來的。

鮑都文在他的『暗示與自暗示』一書中曾設法替庫維的治療法樹一個學理的基礎。他的根本主張還是與浪賽派的相同，就是拿『念動的活動』一個概念來解釋自暗示現象。現在心理學界對於自暗示的爭辯焦點在自暗示和暗示的關係。鮑都文以爲一切他暗示其實都是自暗示；麥獨孤以爲一切自暗示其實還是他暗示。不過這種爭辯是無關宏旨的。

第三章 迷狂症和多重人格

耶勒和巴黎派學者都以爲催眠狀態是人造的迷狂病徵，凡是可受催眠者都必先有迷狂症的根柢。這種學說雖沒有博得一般變態心理學家的贊同，而迷狂症和催眠狀態有很密切的關係，是無可置疑的。牠們的心理基礎是相同的；牠們都是意識分裂的結果。我們在上文已詳論催眠狀態的道理，現在進一步研究迷狂症，就比較容易了。

迷狂症 (hysteria) 的種類極多，病徵也極繁複。一隻手的麻木是迷狂症，全部精神的錯亂也還是迷狂症。從表面看來，這兩種徵候相差甚遠，何以都屬於迷狂症呢？迷狂症是有深淺差別的。我們如果從最淺的說起，以後循序漸進，便不難見出牠們相關聯的線索了。

麻木 比如說一隻手的麻木，所謂麻木就是失去知覺。知覺有三個必要條件：第一個條件是器官沒

有毛病，能够感受外來的刺激；第二個條件是知覺神經沒有毛病，能够把刺激傳到腦裏去；第三個條件是知覺中樞沒有毛病，能够感受這個刺激而發生知覺。在患迷狂症時，這三個知覺的要件儘管如常，而麻木的現象卻仍不免。迷狂症的麻木是最奇怪的。比如手麻木時，麻木的部分恰到手腕爲止，手腕以上仍照舊可感受知覺。有時這種麻木還可以用催眠由左手移到右手，或者把牠完全消去。從此可知牠並非起於器官的損傷而純由心理作用。病人因器官損傷而患麻木的大半都很明瞭的意識到自己的麻木，覺得是一種憾事；但是因有迷狂症而患麻木的人對於自己的麻木卻毫不介意，有時自己並且不知道，待醫生檢驗時纔發覺某部分已失去知覺。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分別。器官損傷所生的麻木是完全失去知覺，麻木的部分好像是樹的枯枝，完全不關自我的痛癢。迷狂症的麻木卻不然。比如把病人的眼蒙起用針刺激他的已經麻木的手，他雖不覺得痛，可是你如果立刻叫他把心裏所想起的第一個

數目說出，他所說的數目大半就和針刺的次數相同。這件事實就顯然可以證明他並沒有完全失去知覺。再比如說，你把他的眼睛蒙起，擺一枝鉛筆或是一把剪刀在他的手裏，東西不同，他捉的方法也就不同，捉筆是像平時捉筆的樣子，捉剪是像平時捉剪的樣子。如果他的手完全沒有知覺，何以能夠有這種分別呢？他一方面似乎失去知覺，一方面又似乎沒有失去知覺，除非他同時有兩種意識，這種現象是很難解釋的。

迷狂症的麻木大半在情感受了撼動之後纔發生。耶勒曾經診過一個女子，她的父親臨死之前，她曾用右手支持他的垂危的病體。他死了之後，她覺得異常疲倦，右半身便逐漸得了麻木的徵候。迷狂症的麻木，不像器官損傷所生的麻木，很容易用催眠暗示醫治。麥獨孤曾經診過一個雙腿麻木的兵士，向他暗示說，『這種毛病可以逐漸消退，像脫襪子一樣』，以後他每天早晨在病人的腿上畫一條線，說麻木已退到那個界線，如是逐漸退減，到最後那位兵士的腿果然完

全恢復知覺。

癱瘓 麻木是失去知覺的能力，癱瘓是失去運動的能力。不能知覺的器官有時可以運動，不能運動的器官大半同時不能知覺，所以癱瘓比麻木算是更深一層。不過就迷狂症說，癱瘓的道理和麻木是相同的。牠也是情感受激烈撼動的結果。有一個軍官在戰場上灣腰去拾敵人所擲來的炸彈，手沒有伸到，炸彈就爆發了。他幸而沒有受傷，不過當時把口張得很大（這自然是恐懼的反應），張開之後就不能把牠閉起，舌頭也縮不轉去。過了幾點鐘，舌頭雖然逐漸縮回去，口雖然閉起，可是他完全變成一個啞子。這就是由於舌頭癱瘓的緣故。迷狂症的癱瘓也不一定有器官上的欠缺。患癱瘓的人大半心裏有一種固結的觀念，自信某部分已失去運動的能力。如果醫生能把他的固結的觀念打破，癱瘓也自然消滅。

遺忘 麻木和癱瘓都是一種遺忘。本來有知覺的能力，把牠遺忘了，於是有麻木；本來有運動的能力，把牠遺忘了，於是有癱瘓。但是麻木癱瘓都祇是局部

的遺忘。有時病人把過去幾十年的生活狀況都遺忘了。這也大半是情感受過激烈的撼動的結果。在歐洲大戰中兵士因恐懼過度而得驚彈症（shellshock）的嘗呈這種現象。麥獨孤曾經診過一個患驚彈症的兵士，看見他的舉止動靜一如常人，和他談話，他的應對也很有條有理，祇是問他自己過去的生活，他完全不知道。他是什麼地方人，從前在什麼營裏當兵，他自己叫做什麼名字，他都忘記了。有一天病院裏來些熱帶地方的傷兵。他看見那些傷兵所戴的熱帶地方的帽子，就猛然興奮起來，立刻去找醫生到熱帶傷兵的房子裏去看那些帽子。醫生就猜着他是在印度當過兵的，就把自己記得起的英國駐印度軍隊的名稱寫給他看。他看得很有趣味似的，瞬息之間他恍然大悟，把所遺忘的經驗通記起來了，津津有味的向醫生從頭談到尾。他所看見的熱帶地方的帽子好比一條導火線，把他前半生的記憶都燃着了。

有時遺忘祇限於致病的悲痛的經驗。撲林司曾經診過一個怕見鐘樓的病婦。她自己完全不知道何

以一看見鐘樓心裏便覺得悲痛。撲林司仔細研究，發見這個病源在二十五年以前就開始了。那時她纔十五歲，是她母親病死的那一年。病室旁有一座鐘樓，她母親死時適逢鐘鳴。鐘樓和當時的悲痛的情感發生了聯絡。她很怕回想母死時的情況，因為她以為母親的死要歸咎她的侍奉不周到。所以她把母親病死的一段痛史完全遺忘了。但是原有悲痛的情感依舊附麗在鐘樓的觀念上面，所以她怕見鐘樓。

遺忘是迷狂症的一個極重要的徵候。所謂遺忘，就是意識的分裂，一部分經驗留在主意識境內而另一部分則降到潛意識境內去了。耶勒和佛洛德的學說異點就在解釋遺忘一點見出，耶勒把被遺忘的致病的經驗叫作『受傷記憶』(traumatic memories)，以為心力疲竭，自我失去綜合力，牠們纔分家獨立；佛洛德以為被遺忘的全是慾望，因為和道德習慣不相容，硬被意識壓抑下去了。這個分別待下文詳細討論。

拘攣 麻木，癱瘓，遺忘都是消極的病態。但是

迷狂病人又當時突如其來的發出平時所不經見的動作。這種積極的病態通常叫做『拘攣』(convulsion)。從表面看來，『拘攣』雖似和癱瘓相反，其實成因是相同的。某種運動的能力從主意識分裂開來之後，在潛意識中固結起來。主意識上臺時，該運動就不能發生，於是有癱瘓；潛意識上臺時，該運動不受意識的節制，便不斷的發生，於是有『拘攣』。拘攣也大半是情感受激烈的撼動的結果。耶勒診過一個十六歲的女子，在病發作時嘗將右腕翻來覆去，將右足時時提起放下。這種拘攣動作是怎樣得來的呢？原來她的家庭極窮，有一天聽見父母訴苦，很受感動，因而得了迷狂症，在病中嘗叫『我要做工』！她的職業是做傀儡眼。做這種工作時，她須用右手翻轉機器的輪子，用右足踏機器的踏板。她病中的拘攣動作，就是她做工時的動作在潛意識中發生。這種動作不受意識作用的支配，往往動非其境，動非其時，所以從旁人看來，非常奇怪不可解。

睡行 迷狂症的最普遍的徵候是睡行。睡行也

有深淺程度的差別，深的同時兼具上文所說的麻木癱瘓遺忘拘攣各症。睡行者所發的動作是千篇一律的，比如這次病發作時他抱枕頭上屋頂，下次病發作時他也還是頑這一套老把戲。平時所有記憶和知覺與睡行動作無關的在睡行中都失其作用；反之，睡行醒後，睡行中的動作和見聞就一齊被遺忘，平時的記憶和知覺又恢復原狀。平時所不能發出的動作在睡行中可以發出，平時已失其作用的器官在睡行中也可以作用起來。雙腿都患癱瘓的人在睡行中往往比平時跑得更靈速。這些事實都可以證明睡行中的意識和前後的意識是不相聯貫的。睡行中的動作大半是複演過去的一段悲痛的不願回憶的情景。最著名的例子是莎士比亞戲劇中的馬克伯夫人。她唆使丈夫殺了在她家做客的國王之後，夜間在夢裏爬起來作洗手的動作，因為她想把血洗淨，把罪戾擺開。睡行的動作有時是象徵的，馬克伯夫人的洗手姿勢也是一個好例。

在精神病學史上，耶勒所診治的艾令 (Irène) 是

一個睡行的名例。她是一個極窮的孤女，母親患肺病，她一邊看護，一邊做苦工賺衣食，一直支持到兩個月之久，終於沒有效果。她母親死了，她仍然不相信，用力把屍體扶上床去，好像是請她安眠似的。以後她便時常發迷狂症。每次都是複演母親死時的經過。她想像她的母親仍然活着，和她津津有味的對談。最後她彷彿像是和母親商議自殺，議定去臥在火車軌道上讓車輛碾死。立刻間她想像火車已快到了，伏手脚臥在地板上，好像地板就是車軌，瞪着大眼在戰戰兢兢的等着死。過一會兒她猛然放聲大叫，好像真被火車碾死似的，躺着像一條殭屍。每次病發作時，她的動作都祇是這一套。醒後她就忘記睡行中經過，和常人是一個樣子。

迷迷 睡行症發作時最多不過數小時就可以醒過來。有時睡行狀態可以支持到幾個月之久纔醒，而且睡行中的動作雖與本來身分和性格都不相稱，卻能適應環境，與通常有理性的動作沒有差別，不過醒後仍被遺忘。這種症候通常叫做『迷迷』（fugue）。

耶勒所診治的魯(Rou) 就是一個名例。魯家裏很窮，母親曾患過精神病，他自己也不很健全。平時他在一家小店裏做粗工，附近有一家水手嘗去的酒店，他也嘗時去光顧。他嘗和水手們在一塊吃酒，醉後水手們愛講非洲的人情風俗，魯聽見覺得很有趣；但是這是醉時的高興，醒後他還是做他的粗工，決不會起過遊非洲的野心。有一次他在精神衰弱中猛然離家逃到海邊，想乘船到非洲去。他沒有川資，祇得在船上當苦力。他雖然很受虐待，但是心裏想到不久可以到非洲還很怡然自得。不幸得很，他的船須在中途停止，他於是打陸路走。他沒有飯吃，所以跟着一個補碗匠做徒弟，東西奔走了幾個月。有一天逢八月十五日，他的師傅提議吃酒，他猛然吃一驚，想起來那是他母親的生日。這一驚就把他驚醒了。他張開眼睛一看，看見他朝夕所看守着的雜貨店不在那裏，四圍的人物也都漠不相識。補碗匠說他是他的徒弟，他絕對不相信。他把幾個月做船工和補碗的經驗一齊忘記了。

兩重人格 這種迷迷症其實就是兩重人格的現

象。迷迷的是一重人格，做雜貨店夥計的又是一重人格。如果拿意識說，做夥計的是主意識的生活，迷迷的是潛意識的生活。兩重人格有時由於精神衰弱。耶勒所診治的 Félicia X 是一個患迷狂症的女子。她本來很頹喪怯弱，可是每逢迷狂症發作之後，便變成一個很活潑伶俐的女子。有時精神並不衰弱，身體受強烈震撼，也可以發生兩重人格。莎笛司 (Boris Sidis) 所診治的 Thomas Hanna 便是一個好例。Hanna 是一位少年牧師，身心本來都很健旺。他有一天失慎，從高的地方跌落下來，以後便不省人事。他躺在床上，好像一個新下地的小孩第一次睜開眼睛看世界一樣，什麼都不認得，什麼都不懂得，話也不會說，手足也不會運動，餓的時候連東西都不會吃。但是他的智力並沒有受損，像小孩子一樣，遇見移動的物件，就感覺到極濃的趣味。他的學習的能力尤其使人驚異。聽到一個字以後就不會忘記。他本來不會彈五弦提琴，現在他學彈，在幾點鐘之內就學會了。他跌落後本來像初生的小孩一樣蒙沌，可是過了六個禮拜，

他把許多東西都學會，談話就很有條理了。我們姑且把他原來的人格叫做 A，把這新得來的人格叫做 B。B 和 A 不同，在學習的能力固然可以看出，而字蹟的分別尤其明顯，A 原來的字體和 B 新學的字體完全是兩樣。A 所有的經驗，B 都不能記得。但是 A 的經驗已完全減消了麼？這卻又不然。B 夢中所見的人物，據他的親友的報告，都是 A 所熟知的；可是 B 醒後祇覺得這些人物奇怪。A 原來懂得猶太文，B 卻沒有學猶太文。在催眠中催眠者向 B 念一段 A 所能背誦的猶太文，B 接着就背誦下文；但是 B 對於該段猶太文的意義卻甚茫然。醫生沒有辦法把他的毛病醫好，知道他在紐約居得很久，於是把他帶到紐約去，希望那裏他所熟習的人物風景可以引起他的記憶。他到紐約第一夜睡醒過來，就完全恢復 A 的舊態，把從跌落起到回紐約止兩個多月的經驗（就是 B 的人格）都遺忘了。但是 A 祇現了一天，第二夜睡醒過來，他又是 B。A 和 B 如此反復交替，過了一個禮拜之後，Hanna 心中彷彿經過一番激鬪，好像是 A 和

B都同時爭現，他於是同時記起 A 和 B 的經驗，可是覺得 A 和 B 仍然是有些隔閡。分裂的人格經過這一番綜合以後，Hanna 的病就消失了。

多重人格 以上所說的祇是兩重人格，有時意識分裂之後，結果可以有幾個不同的人格反復交替。撲林司所研究的 Miss Beauchamp 是一個最有名的例子。她（以後簡稱 B）一個人現過四重人格，撲林司把她們叫做 B1, B2, B3, B4。B 幼時精神過敏，家庭又嘗有不幸的事故發生。父母不和，母親待她很苛刻；但是她對母親卻很孝敬。母親死時，她纔十三歲，覺得非常悲慟。她隨父親居了三年，耐不過家庭的悽慘，於是私逃出去。到了十八歲時她在醫院裏當看護婦。在這個時期她和 G 君發生一種柏拉圖式的純愛。有一夜大風暴，B 正坐在看護婦室裏，猛然看見窗外有人伸頭探望，仔細審視，原來那就是 G 君。大風雨之夜窗孔突如其來的伸入男子的面孔，本可以使神經衰弱的女子受驚，而 G 君又似乎進來吻了她，這種舉動更叫潔身自好的 B 覺到強烈的情感的震撼。以

後她的性格就完全變過。她現在很虔信宗教，刻苦自勵，雖不好社交而卻溫文和善。本來當看護婦，現在她進學校做學生了。在校成績極好，整天的抱着書本子，不肯出去遊戲。這個新性格撲林司稱之為 B1，保持到六年之久（十八歲到二十三歲）。在二十三歲的那一年，她就診於撲林司。撲林司用催眠術來治療她，發現她在催眠狀態的性格（簡稱為 B1a）與 B1 並無大差異。但是後來在較深的催眠狀態中，B 又現出一種新性格，與 B1a 完全不同。B1a 祇是 B1 受了催眠，而這個新性格（簡稱為 B3）則和 B1 相反，不在催眠中也嘗出現。B 在這第三期狀態中自稱為 Sally，把 B1 看成另一個人，稱之為『她』。B3 很富於孩子氣，好遊戲運動，對於泅水踢球等等特別起勁。B1 原來很溫文有禮，B3 卻很粗俗；B1 原來很有學問，通拉丁文和法文，寫字也很清秀；B3 則像沒有受過教育，不懂得拉丁文和法文，寫字也很粗拙。B3 出現後嘗與 B1 反復交替，此來則彼去。可是 B 的性格變化還不僅此。她在就診的第二年，時二十四歲，有一

晚把撲林司誤認為七年前使她受驚發狂的 G 君。這種錯覺又叫她經過一番情感的震撼。她又現出一個叫做 B4 的新性格，與 B1 和 B3 都不相同。B1 是『聖人』的性格，B3 是『孩子』的性格，而 B4 則為『女子』的性格。B4 性情很暴躁，稍不如意，便怒形於色。她很好社交，對於宗教學問都不感興趣。B1 的體格很柔弱，B4 則頗強健。B3 極藐視 B4，把她叫做『傻子』。從二十四歲以後，B 有三重人格，即 B1，B3，B4 反復交替，某一重人格現在意識闕時，則其他兩重人格都藏到潛意識裏去。B 已有三重人格，既如上述，後來 B4 受深催眠，又另有一個叫做 B2 的新性格出現。B2 可以說是 B1 和 B4 綜合而成的，一方面沒有 B1 的頹喪畏葸和宗教熱，一方面也沒有 B4 的暴躁輕浮和自私。她處世很和平坦白，言動也自然合度。總之，她兼有 B1 和 B4 的優點而沒有她們的劣點。B2 出現之後，B3 就完全消滅，不再出現。撲林司把 B2 看作 B 的健全人格。B2 分裂之後纔有 B1，B3 和 B4。B 的精神病即起於這幾重不同的人格的

衝突。

以上諸症的聯貫 我們仔細分析以上諸症，由局部的麻木癱瘓到全部意識的遺忘，由拘攣動作到睡行和迷逃，由睡行和迷逃到多重人格，可以見出牠們一層深似一層，同受意識分裂一個原則支配，分裂少的爲麻木癱瘓，分裂多的爲多重人格。有一派心理學家以爲在多重人格中所分裂開來的意識自成一種人格，即自有一種『自我』；在局部的麻木癱瘓中所分裂開來的意識，則如同壁虎的斷尾或是老樹的枯枝，不受任何『自我』統轄。其實這兩類症候中間並無不可跨越的鴻溝。多重人格中分裂開來的意識固然自成一種自我，即麻木癱瘓中分裂開來的意識也莫不受一種『自我』統轄，否則用針刺麻木的部分，病人何以還能隱隱約約的感覺到刺的回數呢？何以在催眠狀態中還能記起刺的經過呢？刺時主意識沒有覺到痛感而潛意識卻已把刺的經驗儲蓄在記憶裏，可見局部麻木已是兩重人格的萌芽了。

耶勒的迷狂症說：同催眠說 迷狂症和多重人

格固然同理，和催眠狀態也很類似，我們祇要把本章所說的各部現象和上章所說的各種催眠現象略加比較，便可以見出類似的地方。本章所說的麻木癱瘓拘攣各種現象在催眠狀態中也嘗發現，催眠狀態和醒時狀態的交替也可以說就是兩重人格的交替。因此，許多學者解釋催眠的學說都可以應用來解釋迷狂症和多重人格。最重要的自然是耶勒的學說。耶勒把催眠狀態看作人造的迷狂病徵，我們在上章已經說過；我們也可以把這句話倒轉過來說，迷狂病徵就是天然的催眠狀態，牠們同是意識分裂的結果。耶勒的意識分裂說在前兩章中已經介紹過，現在祇提綱複述幾句以喚起讀者的記憶。意識所感受的經驗原來是一盤散沙，因為『自我』把牠們綜合起來，牠們纔聯貫成一個完整人格。綜合作用須有心力去維持。如果心力先天便已虧弱或是在後天因情感撼動而疲竭，則綜合作用薄弱而意識便呈分裂的現象。分裂開來的意識成在『固定觀念』；固定觀念就是『受傷記憶』，是潛意識的結核，也是精神病的原因。精神病

人因為心力疲竭，沒有勇氣去解環境的困難，不得已祇將已嘗試而失敗的動作，再從新嘗試一遍。他好比撲燈的蛾子，無論是如何失敗，總是依舊向火光亂撲。這種屢經失敗而不肯放手的動作久而久之便成為習慣動作，不假思索而自動，不復受意識裁判，不復與其他日常行為相融貫，不復同化於完全人格。這就是說，牠成為『固定觀念』或『受傷記憶』，嘗機械式的驅遣病人作奇怪的動作。上述艾令演母死時情況，做傀儡眼的女子翻轉右手和移動右足，就是受這種固定觀念的驅遣。固定觀念不受自我節制，所以自我不能意識到牠，牠也不能意識到自我。因此，主意識和潛意識更班隱現，彼此漠不相識。觀此可知迷狂症多重人格與催眠狀態的成因都是相同的。

樸林司的並存意識說 樸林司的思路大體和耶勒的相同，他們都注重意識分裂作用。不過樸林司有兩點異於耶勒：

(一)樸林司新添『並存意識』(co-consciousness)一個概念。他把『潛意識』分為『並存意識』

和『無意識』兩種。『無意識』有兩大成分：一為曾在意識中而現在保留於神經痕的經驗，即尋常可復現的記憶；一為始終不入意識界而祇保留於神經痕的經驗，即所謂『生理的記憶』。『並存意識』則為可與『主意識』同時感覺刺激，同時回憶往事的潛意識。每頃刻中某情境或某事物的意義祇有一小部分佔住意識中心，其餘大部分都在意識的『邊緣』(fringe)。何者在中心，何者在邊緣，則隨當時所引起的興趣為轉移。這種邊緣意識是最值得研究的現象。說牠是『意識』麼？牠是自我臨時所沒有察覺到的。說牠不是『意識』麼？牠又可用催眠術召回到記憶中來。比如我陪一個女子吃茶談話，當時不曾注意她穿怎樣形式的衣服，所以事後有人問我，我不能回答；可是如果我被催眠，則我有時可以把她的衣服描寫得一字不差。如果邊緣意識不是意識，在催眠中牠何以能復現於意識呢？樸林司把這種邊緣意識稱為『副意識』(secondary consciousness)，以別於佔住中心的『主意識』。副意識就是並存意識的雛形。普

通人都有並存意識；但是因爲意識的綜合力強，牠附在主意識之下，不獨立露頭角。在患精神病者的心理中『並存意識』往往因分裂作用，脫離主意識而獨立營生，於是牠露得最明鮮。患精神病的人嘗可作『自動書寫』(Automatic writing)。比如擺一枝筆在他的手裏，同時用針刺他的麻木皮膚，他雖然絲毫不覺到痛感可是提筆的手則在描寫針刺的經驗。他既能描寫，就不是沒有意識到，不過主者是並存意識不是主意識罷了。

(二) 樸林司不贊同耶勒的心力疲竭說。在他看，患精神病者並不完全缺乏綜合力。如果完全缺乏綜合力，則所有系統都應分裂成爲一盤散沙；但是實際上牠並不如此。比如說兩重人格，全人格雖然分裂爲第一重人格和第二重人格；而第一重人格和第二重人格自身則都沒有分裂，牠們所含的經驗仍各綜合在一塊成爲系統。從此可知綜合力薄弱說是不足爲憑的。樸林司所用來代替的是排擠(inhibition)說。情感和興趣在某一時間之內都集中於某一焦點，把

焦點以外的事情都『排擠』去了。心無二用，在盛怒時喜的情感便被排擠；兵士專發展爭鬪侵略的本能，久之其他本能和情感如惻隱畏避等等都被排擠，這是最淺顯的例子。『排擠』何以必致『分裂』呢？可分裂的大半是情操。本能很少完全被排擠。牠是單純的衝動，如果完全被排擠就是被消滅，因為牠不能藉觀念留神經痕為復活的導火線。情操是情感和觀念的混合物。比如愛的情操包含對於所愛者情感和關於所愛者的觀念兩要素。凡觀念都留有神經痕。所以情操雖被排擠，而附麗於情操的情感還可以依附情操所包含的觀念而潛在於神經痕。後來如果不再有別的情操排擠牠，則原來被排擠的情操還可以因觀念復現而復現。情操被排擠後，有潛在即復現的可能，就是分裂作用的可能。被排擠的情操，機能或觀念往往以類相聚，並且『掠奪』意識中相類似的或有關係的情操觀念或機能以自肥，久而久之，遂形成兩重人格或多重人格。

樸林司的學說大半根據多重人格的研究，尤其

是上面所說的 Beauchamp 的例子。他的並存意識也有些學者還以為可疑。並存意識的主者或自我 (Subject, or ego) 是一個還是兩個呢？如果承認每重人格各有『自我』，則不啻說一個人同時可以有許多自我。如果人格雖多重而自我則仍整一，則邊緣意識無自覺之說不能成立。因為有意識就要有意識者，有知覺就要有自我，自我既然整一，則邊緣意識與中心意識都同受一個自我照顧，沒有所謂『並存意識』。

分裂問題的難點 一般學者雖然公認催眠，迷狂症和多重人格都由於意識分裂，而意識究竟為何分裂，如何分裂，則人人異詞。我們在本章祇說到耶勒和樸林司的學說，在上章說到麥獨孤的『腦的分裂』說，在下文還要講佛洛德的學說，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次要的學說，我們姑且丟開。這些不同的學說都沒有把意識分裂作用解釋到無可置疑的地步。

分裂現象有許多不可解的地方。最難的就是片面的分裂。如果分裂之後，主意識 A 和副意識 B 完全劃開，A 把 B 遺忘而 B 也不能意識到 A，則耶勒，

樸司林，麥獨孤諸人的學說都可以勉強成立；但是實際上分裂現象並不如此簡單。有時 A 不通 B 而 B 卻能通 A，樸林司的 Beauchamp 就是一個好例。B 的 B1, B3, B4 三重人格的關係何如呢？B1 和 B4 的分裂是絕對的。B 為 B4 時把 B1 時代（十八歲至二十三歲）六年的歷史完全遺忘去了；她由 B4 還到 B1 時，B4 的經驗也記不起。但是 B1 和 B4 與 B3 的分裂便祇是片面的。B1 和 B4，都不能知覺 B3，而 B3 則能知覺 B1 和 B4。B3（即 Sally）嘗做自傳，說自己對於 B1 和 B4 的經驗都能記得清楚，祇是覺得她們不是自己的。她說：『她們的情感和知覺我雖能意識到，可是那些東西究竟是屬於她們的。我自己的意識之流和她們的絕不相混』。從此可知 B1 和 B4 雖與 B3 分裂，而 B3 卻仍沒有與 B1 和 B4 分裂。

片面的分裂在深催眠狀態中也可以見出。在未施催眠之先，催眠者可以和受催眠者討論一個問題；在談得很起勁時，猛然用簡單的命令將他催眠，然後再繼續討論原來的問題。他在這時候的反應如何呢？

他仍舊記得未受催眠時所談的話，仍舊能回答催眠者質問，他所發表的意見仍舊和他在常態中的身分相稱。從表面看來，他應答如流，好像是和在常態中一樣；可是他實在是在催眠狀態中，因為這個時候他全是被動的，有問纔有答，不自動的發表言論。如果催眠者在這個時候發命令把他喚醒，再繼續和他討論原來的問題，他的反應又如何呢？奇怪得很，他又回到催眠前的話頭，把在催眠中已經發表過的意見再申述一遍，好像他並沒有說過似的。從此可知由常態轉到催眠狀態，心理方面並無裂痕，由催眠狀態回到常態，裂痕就很鮮明。在催眠狀態中，主者可以利用常態中的經驗，而在常態中他卻不能利用催眠狀態中的經驗。這就是說，催眠狀態中的意識分裂也是片面的。

片面分裂的事實拿耶勒，樸林司，麥獨孤諸人的來解釋，都不能解得通的。因為如從耶勒的學說，分裂作用由於綜合力的失敗，而片面的分裂仍寓有片面的綜合。如從樸林司說，分裂作用由於排擠，而

就上例看，主意識雖把潛意識排擠去，潛意識卻沒有把主意識排擠去。如從麥獨孤說，分裂作用由於神經關節（synapsis）增加抵抗力，不讓神經細胞所蓄的力自由流通，而就上例看，潛意識既可利用主意識的經驗，則主意識作用時所需要的腦力仍然可以流通到在潛意識中活動的神經細胞方面去。照這樣看，催眠迷狂症和多重人格都起於意識分裂雖有確證，而意識究竟如何分裂，牠的心理機械究竟如何，還是一大疑案。

第四章 壓抑作用和隱意識

我們在前兩章所介紹的意識分裂說還有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牠的立場全是傳統的理智派心理學，偏重觀念而藐視本能和情感。其實人類行為的原動力是本能和情感而不是觀念。離開本能和情感，觀念自身不能直接影響人格的發展，也不能造成人格的分裂。耶勒派學者沒有抓住這個基本原理，所以翻來覆去，始終不能把意識分裂的原因解釋清楚。

佛洛德的最大供獻就在打破理智派心理學而另建設一種以本能和情感為主體的心理學。他也承認意識分裂是事實，可是他否認事實就是學說，他自己卻要替分裂作用尋出一個原因。這個原因他以為在情感本能的衝突。兩種情感或本能不相容，較強者把較弱者勉強壓抑下去，較弱者於是成為隱意識，在暗中仍常時窺隙乘機，想闖入意識的領域。總而言之，變態心理的成因和現狀都是有動性的(dynamic)。

談療乍看起來，佛洛德的學說似乎很怪誕；但是這是由於沒有明白牠的發生經過的緣故。如果我們做一番歷史的研究，看看他的某一種學說是從某一種經驗得來的，許多淺薄的非難就不至於出現了。佛洛德是維也納人，少時在巴黎研究醫學，親承過夏柯，般舍諸大師的教益。那時候耶勒也已經享盛名。所以我們不能假定他對於意識分裂的學說沒有聽得爛熟。他本來是在巴黎派的巢裏養育起來的，後來何以成爲巴黎派的勁敵呢？這可以說完全是一個機會造成的。

一八八六年他從巴黎回到維也納，一位名醫診治一位患迷狂症的女子。他叫做勃洛爾(Breuer)。他的病人平時很孝敬父親，她的病就是在看護父親的病的時期得的。病徵是麻木癱瘓，精神錯亂，最奇怪的是在盛夏極渴時不能飲水，杯子剛舉到唇邊，她就將牠推去，好像是有不可言喻的嫌惡。勃洛爾發見她在精神錯亂時嘗喃喃囁語，他把這些囁語記起，然後把病人催眠，再把囁語中的字句複述給她聽，叫把那

些字句所喚起的聯想一齊說出。她因此聯想起許多致病的苦酸的記憶，這些記憶一經喚起說出，她醒過來後病勢就減輕。比如說不能飲水的毛病是如何得來的呢？她記得有一天去看她所痛恨的保姆，看見保姆的狗從一個杯子裏飲水，她心裏登時就發生極強烈的嫌惡，因為怕失敬，沒有敢表示出來。這種被壓抑的情感在她隱意識中作祟，所以她生了不能飲水的毛病。她在催眠中把這段記憶告訴了勃洛爾，心中立刻便暢快起來，不能飲水的病徵也就消滅了。因為把苦痛的記憶說出之後，病就全愈，所以勃洛爾把牠稱爲『談療』(talking cure)。施行這種治療時，病人祇是不動聲色的把與病徵有關的記憶說出還不見效，他必須有很強烈的情感的表現，讓被壓抑的情感得盡量發洩，病纔能全愈。被壓抑的情感好像是心裏一種骯髒，發洩之後，心裏纔得清淨，所以談療又叫做『淨化治療』(cathartic treatment)。

按壓法 佛洛德覺得這個病例和牠的治療法都大有研究的價值。他費了許久的功夫去研究類似的

症候。病人的致病的記憶要在催眠狀態中纔能喚起，而許多病人卻不能受催眠，於是佛洛德的緊急問題就是如何可以幫助病人喚起遺忘的記憶。在這個時候他記起從前在般舍的診病室裏所見過的關於後催眠的事實。受催眠者對於深催眠狀態中的經過大半都不能記起，般舍硬說他們能夠記起，勸他們極力回想，結果他們往往果然能夠逐漸把所遺忘的事情召回到記憶裏來。佛洛德根據這件事實作一個很重要的結論：在催眠後既可以喚起被遺忘的記憶，則在生病後，被遺忘的致病的記憶應該也不難依法喚起。所以他把催眠術丟開，專叫病人在醒時極力回想過去的經驗。到病人說實在記不起時，他告訴病人說：『你還努力去想，我停一會兒用指頭按壓你的額頭，我一按壓，你就能把遺忘的經驗回憶起來了』。這種按壓法（pressure method）自然也有時不立刻就奏效；但是如果醫生和病人都有一點耐性，遺忘的記憶大半可以慢慢的用這個方法召回。

抵抗力 不過按壓法究竟是很費氣力，病人回

憶遺忘的經驗究竟不是易事。這件事實是很值得盤問的。遺忘的經驗既然不是絕對不能召回到記憶中來，牠何以如是遲遲其來呢？牠本來好像是隨時都可以浮上心頭來，祇是有一種力量在那裏攔阻牠。病人不肯向醫生說心事話，也就是因為這種抵抗力（resistance）的緣故。醫生如果要醫好病人，要幫助病人把與病徵有關的記憶召回，一定先把這種抵抗力打破。抵抗力的目的在拒絕已遺忘的經驗回到記憶。佛洛德因而推想到：抵抗力現在既然要維持遺忘，當初致令病人遺忘某種經驗的也必定是牠。牠不肯解鈴，因為鈴子原來是牠自己繫上去的。佛洛德的壓抑說就是根據這種推理發展出來的。一言以蔽之：現在抵抗某種經驗回到記憶的力量就是從前把該經驗『壓抑』到遺忘境界的力量。

佛洛德又進一步追問道：這種抵抗力，這種壓抑的原動力，究竟有怎麼樣子的性質呢？他把所知道的迷狂症的病例擺在一塊，看通常病人所最易遺忘的而且遺忘之後最不易記起的是那一種經驗。他發見

凡是病人所遺忘的都是很苦酸的經驗，凡是他所不能記起的都是他所不願記起的。他發見病人所要壓抑下去不使旁人知道，不使自己再想起的，大半是一種可羞惡的與道德習慣不相容的慾望。他因而斷定原來這種慾望發生時，心中起過一種激烈的情感的衝突，結果與現在抵抗力相同的力量把那個可羞惡的經驗壓抑下去了。所以原來的壓抑作用和現在的抵抗力都是一種防衛心境安寧的機械。

一個壓抑作用的實例 佛洛德在這個時代分析了一個患迷狂症的女子，可以引來說明壓抑作用。她平時很敬愛她的姐夫，她以為這是至親骨肉中應有的情誼，自己卻不曾知道她對於姐夫的敬愛實出於尋常親戚情誼之上。有一天她和母親正在外面旅行，卒然間得到她姐姐的病耗，匆匆的回到家裏，可是她姐姐已先死了。在靈床前面，她心頭忽然浮起一個念頭，自己向自己說：『現在他自由了，可以娶我了』。她登時就覺得這個念頭可羞惡，把牠極力壓抑下去了。此後她就得了迷狂症，把靈床前一番經過完全忘

記。佛洛德設法使她把這遺忘的經驗回憶起來，她回憶時經過一番激烈的情感撼動，後來病就全愈了。在這個病例中，兩種情慾互相衝突：一方面她的原始的本能驅遣她愛她的姐夫；一方面教育的影響和社會的勢力又使她對於這種念頭覺到羞惡。結果她挾全人格的力量把這個可羞惡的慾望戰勝了。

何謂慾望 耶勒注重分裂作用，所分裂的為觀念；佛洛德注重壓抑作用，所壓抑的為慾望。要懂得壓抑作用，先須懂得佛洛德所謂『慾望』（wish）。像一般經院派心理學家一樣，佛洛德也把神經系統看成由許多反射弧組成的，一邊弧脚代表知覺神經，另一邊弧脚代表運動神經。知覺神經所受的刺激都有傳達到運動神經的傾向。在這種神經的流動傳達的過程中有一種心力發散出來。這種心力（psychical energy）相當於佛洛德所謂『情調』（affect），如果淤積起來，精神就起興奮狀態，使主者覺得不暢快。牠在何種狀況之下纔會淤積呢？在運動神經得到知覺神經所傳來的刺激衝動，遇到某種阻力而不能現

爲行動的時候。如果運動神經得到知覺神經所傳來的刺激衝動時立刻就發生行動，心力便得發洩而不致淤積，精神也由興奮而將爲和平。在這個時候，主者可以覺到一種快感。人人心中都存有尋求這種快感的傾向，都想把淤積的心力發洩於適當的行動，這就是佛洛德所謂『慾望』。比如嬰兒饑餓時，腸胃的知覺神經感到饑餓的刺激，神經系統中便發散出一種心力，如果這種心力不能發洩於吸吮咀嚼的動作，嬰兒便感到不快暢。淤積的心力泛濫橫流，其結果往往使嬰兒起兩種不同的反應：一種反應就是讓心力流回到知覺神經弧，把從前飽嘗甘旨的味道回想起來，引起許多聊慰饑渴的幻想；一種反應就是讓心力亂流到不適當的運動神經，發出啼號跳蹦諸動作。但是如果他的保姆拿東西給他吃，他立刻就會眉開眼笑，覺得舒暢起來了。

快感原則 慾望在嬰兒時代最佔勢力，嬰兒的全部生活都可以說是受慾望支配的。他心中沒有羞惡的觀念，凡是投他所好的東西，他都要據爲己有，

不管旁人怎樣議論他。他處處都要滿足自己的慾望，處處都要尋求快感。這就是佛洛德所說的『快感原則』(pleasure-principle)。佛洛德把快感原則看作支配行爲的最原始的法則，所以麥獨孤把他納入『享樂觀的心理學派』裏去。

慾望何以被壓抑 人是社會的動物，不能一味自私，所以不能一味遵照快感原則。如果他一味遵照快感原則，就不免侵犯旁人的幸福，擾亂社會的安寧。社會上許多道德的信條以及法律的規定都是用來限制人盡量以快感原則支配生活的。嬰兒的社會觀念極淡薄，所以祇知尋求快感，不問所求的快感是否與社會生活相容。比如看見香甜的糖菓，他就老實不客氣抓來大嚼。後來年齡漸長，教育和習俗的影響漸深，他於是發見自然慾望往往與道德法律習慣等等不相容，於是知道節制慾望以顧全體面，知道犧牲較近較小的快感，以求較遠較大的幸福。總而言之，他發見自己除尋求快感以外，同時還要能適應現實；他的行爲標準於快感原則之外又加上一個『現實原

則』(reality principle)。

行爲既先後受兩種原則支配，心理的發展也因而形成兩種系統。在嬰兒期全受快感原則支配，全受本能驅遣，所形成的最原始的心理的沖積層叫做第一系統(the primary system)。後來受過教育的影響，知道以理智箝制衝動，以事實糾正幻想，不肯赤裸裸的流露本性，這種現實原則所產生的是第二系統(the secondary system)。第二系統並沒有放棄快感原則，不過第一系統尋求快感是衝動的，盲目的；第二系統尋求快感是有計算的，是不惜爲將來犧牲現在的。比如嬰兒見着香甜的食品立刻吵着要吃，是全憑快感原則；後來知道這樣不講禮反而遭大人的禁止，倒不如先做出斯文君子的樣子以博得大人的歡心，結果既可得美名，又可得實惠；這樣走迂迴的路徑達到目的，就是遵照現實原則。

第一系統與第二系統不相衝突時，牠們可以攜手合作。但是在現代社會裏，本能的生活和禮教的生活相差太遠，第一系統嘗與第二系統不相容，在第一

系統可生快感的在第二系統反生痛感。這是什麼緣故呢？這裏我們須明白佛洛德的本能說。

佛洛德的本能說 第一系統和第二系統不但根據兩個不同的原則，牠們後面的本能也不一致。依佛洛德說，人類本能根本祇有兩種。最重要的是性慾本能；牠的用處在綿延種族，是第一系統的最大原動力，大半根據『快感原則』而發展。其次爲自我本能；牠的用處在保存個體，是第二系統的最大原動力，大半根據『現實原則』而發展。性慾本能是佛洛德心理學的奠基石，我們當於下章專門討論牠，現在祇要交代一句話，就是佛洛德所謂性慾，意義極廣，許多自然慾望，許多情感，在佛洛德看，都是性慾的變相。社會對於性慾的表現裁制極嚴，自我本能又極力求迎合社會，所以第一系統和第二系統遂發生激烈衝突：一方面性慾本能驅遣我們順着自然的衝動尋求肉感的滿足；而另一方面自我本能又驅遣我們實現『自我理想』，服從社會所推尊的道德和法律。因此，人心就成爲慾望和社會影響的激鬪場，結果往往

是社會影響戰勝慾望。這就是所謂壓抑 (repression)。被壓抑者是慾望，壓抑者是社會影響所造成的『自我理想』，是意識中的人格觀念。

隱意識 慾望被壓抑之後，並非完全消滅，不過是逃到隱意識中去了。什麼叫做隱意識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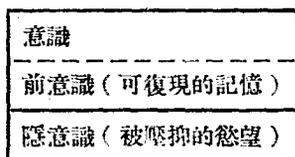
我們先要知道什麼叫做意識。從前舊心理學家把『意識』和『心』看作可互換的同義字。後來他們纔把『意識』和『無意識』分開，凡是自己臨時覺得到的心理活動叫做意識。意識是流動的，這個時間中在意識之流裏的心理活動移一個時間就落到意識之外。這些本在意識中而後來落到意識之外的心理活動在神經系統留有痕跡，還可以因聯想作用回到意識中，通常叫做記憶。所謂『無意識』就是還未回到意識的記憶。但是『無意識』不僅限於過去的心理經過。在同一時間之內，我們並不能把所有的心理活動都察覺到。意識的『區域』有『中心』，有『邊緣』；『中心』是注意的焦點，漸到『邊緣』，注意也漸淡薄，到最後跨過『意識閾』 (threshold)，

就變成『無意識』。所以『無意識』包含過去的記憶痕跡和現在未入意識閾的刺激。從前心理學家把意識看作活動的，把無意識看成靜止的；意識變為無意識之後，好比蟲的冬眠不過在腦筋裏留過痕跡而已。由這種見解到隱意識學說，心理學經過兩大進步：第一個進步就是發見通常所謂『無意識』並不是不活動的，不過這種活動沒有達到適當的強度，不能為自我所察覺。這就是通常所謂『無意識的腦筋活動』（unconscious cerebration）。持這個學說的人們也把這種活動叫做『潛意識的活動』；不過他們的『潛意識』是零亂的，不成系統的，不能為任何自我所察覺的。心理學的第二個進步就是發見通常所謂『無意識』不僅有活動而且有連貫的活動，有一種特殊的自覺，牠沒有入意識閾，並非由於沒有達到適當的強度，乃是由於原來是從意識分裂開來的。這就是耶勒所說的『潛意識』。『潛意識』自成人格，自有知覺，或與主意識輪流出沒，或與主意識同時並流。同時並流的就是樸林司所謂『並存意識』。潛意

識不能爲主意識所察覺，所以仍是較廣義的無意識之一種。佛洛德的隱意識也還是較廣義的無意識之一種，不過與潛意識又不相同。潛意識復現時，就要把主意識整個的排擠出去；隱意識復現時，自己祇露一部分，還須戴起假面具，也並不把意識排擠出去。在佛洛德看，『無意識』中有可召回到意識中的，有不可召回到意識中的；可召回的是『前意識』（pre-conscious），不可召回的是隱意識。前意識即尋常所謂記憶；隱意識即被壓抑的慾望之全體。同具記憶痕跡，何以有些過去經驗可回到意識中，有些過去經驗不能回到意識中呢？因爲前意識復現於記憶時沒有東西去阻止牠，而隱意識復現時卻免不着抵抗力。這種抵抗力就是原來把慾望壓抑下去的力量，佛洛德把牠叫做『檢察作用』（censorship）。檢察作用的背景是『自我理想』。被壓抑的慾望大半是不道德的，與『自我理想』不相容，所以被檢察作用禁錮在隱意識裏。我們在上文說過快感原則和現實原則的分別，以及第一系統和第二系統的分別。這些分別也就

是隱意識和前意識的分別。隱意識的成分都是從第一系統中來的，牠完全受快感原則支配；前意識的成分是從第二系統中來的，牠兼受現實原則的支配。

意識前意識和隱意識的關係 佛洛德對於心理構造的見解有如下圖：



他的學說中最易惹起誤解的是檢察作用，我們應該把牠擺在意識和前意識中間呢？還是把牠擺在前意識和隱意識中間呢？在這裏我們有兩點先要明瞭：第一點就是：佛洛德並不着重意識和前意識的分別，他把意識祇看作前意識的一部分。前意識好比一個黑暗的空間，意識好比其中一點流動的燈火，火照到什麼地方牠就亮到什麼地方；從意識到前意識或是由前意識回到意識，都祇是一轉掌間的事。這兩個區域中雖有界限而卻無堡壘。隱意識要回到意識必先變為前意識，而隱意識前意識之中不但界限分明，

而且防衛也很嚴密。隱意識嘗圖乘釁內犯，檢察作用也嘗在看守着，不讓牠有復現的機會。主者對於隱意識固然不能察覺，對於檢察作用也不能窺其梗概。檢察作用既不在意識裏面，所以牠祇能在前意識和隱意識的界線上。但是此外我們還有一點要明瞭：就是隱意識和前意識並非絕緣的。前意識中有些成分和隱意識中的成分相聯絡。牠們回到意識時也不免受意識的壓抑和抵抗。這在使用自由聯想法時最易見出。比如隱意識中被壓抑的成分與『水』字有關係時，『水』的觀念由前意識復現於意識時就要遇到若干抵抗，需時就較長久。因此，佛洛德在意識和前意識的界線又擺一個第二種檢察作用。一般人往往沒有將這兩種檢察作用分別清楚，祇籠統的說被壓抑的慾望受意識的檢察作用禁錮。佛洛德自己有時也這樣說，因為他不重視意識和前意識的分別。

壓抑作用的比喻 佛洛德曾用這麼一個粗淺的比喻來說明壓抑作用。他說：『現在我在這個講堂裏演講，大家都靜聽無譁。假如有一個人要擾亂我，又

頓足，又高聲談笑，我說像這樣鬧我不能再講下去，諸位中間就有幾位有火性的人站起來和滋擾者爭辯一番，然後把他趕出門外去。這個人既被『壓抑』，我纔能繼續演講。但是因為要隄防他再闖進門來滋擾，幫助我的聽衆們拿些椅子把門抵住，形成一種「抵抗力」。如果我們把這個比喻中的經過移到心理上去，把講堂看作意識，把門外走廊看作隱意識，我們對於壓抑作用就能得一個很明瞭的意象了』。

在別的地方他又拿守門者來比喻檢察作用。他說：『隱意識好比一間很大的等候室，其中有許多心理的騷動者，像許多人一樣，彼此互相擁擠。隔壁是一間較小的房子，像是一種會客室，住在裏面的是意識。這兩間房子的門限上站着一個守門者，他審查那些心理的騷動者，如果他覺得那一個人形跡可疑，就拒絕他進會客室。有的剛到門限就被他推回，有的已經跨進會客室纔被他趕出，這祇是他的防衛時而嚴密，時而鬆懈，根本並無二致。隱意識中的騷動者是意識所看不見的，因為一個在等候室，一個在會客

室。他們本來在意識閘外，到擠上門限又被守門者（檢察作用）趕回時，牠們是想入意識閘而不能，這就是「被壓抑」。偶爾能跨過門限的騷動者也不一定就算是進了意識，除非是意識的眼睛已經光顧到牠們。這裏彷彿又有一間房子（在等候室和會客室之中）是前意識所居住的。……說某一個衝動被壓抑時，就是說牠被守門者的拒絕，不能由隱意識中轉進前意識中。我們施用分析治療去解放被壓抑者時所遇到的抵抗力也就是這個守門者』。

被壓抑的慾望在隱意識中的生活 被壓抑的慾望在隱意識中能避開意識的節制，所以牠的活動的能力較原先在意識中時反而加大。牠可以聯合其他被壓抑者形成所謂『情意綜』（complexes），牠可以乘檢察作用弛懈時化裝闖進意識中而為夢，及其他日常心理的變態；牠可以形成迷狂病徵，牠又可以藉昇華作用發洩於文藝宗教和事業。這些事實都待下文詳論。現在祇專說迷狂病徵的成因，以便說明佛洛德和耶勒的學說的異點。

慾望可分析爲兩個成分，一個是觀念，一個是附麗於這個觀念的『情調』(affect, or feeling-tone)。比如接吻的慾望，一方面含有接吻的意象或觀念，一方面又含有伴着接吻的情調。觀念是意識所能察覺的，情調是意識所不能察覺的。我們在上文說過，佛洛德的神經系統以反射弧爲單位。知覺神經受刺激時，一方面意識感覺到牠，這種是觀念；一方面神經系統發散一種儲蓄的力，牠有發洩於動作的傾向，這就是情調。慾望也是一種反射弧的衝動。牠被壓抑時牠的兩個成分同時被壓抑而結果則不必相同。觀念被壓抑時就被拘囚在隱意識裏成爲『固結觀念』(fixed idea)。情調被壓抑時卻浮游不定，有種種的可能。牠可以『轉移』爲生理的表現，造成麻木癱瘓拘攣等迷狂病徵。這是『轉移迷狂症』(conversion hysteria)的起源。例如上述勃洛爾所診治的病婦於不能飲水之外又有視覺錯亂的毛病。這就是一種轉移迷狂病徵。她有一次坐在父親病牀旁流淚，父親猛然問她那時候是幾點鐘。她的眼睛被淚蒙蔽了看不

清楚，使勁把錶拿近眼前，把針盤看得特別大。她想勉強止住眼淚，免得讓父親看見。以後她就得了視覺錯亂症。這就是原來附麗在不讓父親看到自己流淚一般經過上面的情調轉移到器官上去，釀成眼睛的毛病。有時被壓抑的情調可以由悲痛的觀念轉到一個自身並不悲痛的觀念上去，而釀成所謂『憔悴迷狂症』（anxiety-hysteria）。勃洛爾的病婦的畏水症就是這樣得來的。她把嫌惡保姆的情調移置在水的觀念上面去了。

佛洛德和耶勒的異點 像耶勒一樣，佛洛德的變態心理學也是建築在迷狂症的事實上面。耶勒嘗說佛洛德的學說全是他自己的『受傷記憶』一個概念產生出來的。所謂『受傷記憶』就是潛意識中的固結觀念，原來是從意識中分裂出來的。從上文看，我們可以見出佛洛德也承認迷狂症是經過意識分裂的。不過他的學說和耶勒的究竟絕不相同。第一，論分裂的成因，耶勒的根本原理是心力疲竭，意識自然渙散；佛洛德的根本原理是兩種心理活動相衝突，強

者壓抑弱者。耶勒的病人是不能回憶過去致病的經驗，佛洛德的病人是不願回憶過去致病的經驗。第二，論被分裂意識的內容，佛洛德的被壓抑慾望幾乎全是性慾，耶勒卻極力反對此說，以為任何觀念都可以分裂為潛意識。佛洛德的隱意識中的滋擾者是游離的情調，耶勒的潛意識中的滋擾者是固結觀念。第三，論分裂作用與迷狂症的發展，耶勒以為迷狂症中始終祇有一次分裂，而佛洛德則以為有兩種分裂。比如說一隻手的麻木，在耶勒看，這是由於手的知覺作用從意識分裂開來所以被遺忘了；在佛洛德看，這不僅由於手的知覺作用被分裂，而且也由於被壓抑慾望的情調移轉到手上面來了。慾望被壓抑以後就被遺忘，這是第一次的意識分裂。附麗被壓抑慾望的情調脫離原有觀念而轉到器官上去使該器官失去知覺作用，這是第二次的分裂。換句話說，從耶勒的說法，被分裂的意識直接就變成病徵；從佛洛德的學說，被壓抑的慾望須另造一種意識的分裂纔發生病徵。

福恩的隱意識說 佛洛德所謂隱意識是完全在

個體生命史中形成的。嬰兒初入世時祇有本能而無隱意識。隱意識的發生由於自我本能和性慾本能互相衝突，環境的影響是牠的主因，與遺傳沒有大關係。融恩以爲隱意識的內容並不如此狹小。他把隱意識分析爲兩大要素：一爲『個體的隱意識』（personal unconsciousness），是在個體生命史中形成的，其中又可分爲兩要素：一爲尋常可召回的記憶，相當於佛洛德的『前意識』；一爲被壓抑的慾望，相當於佛洛德的『隱意識』。但是『個體的隱意識』之外還有『集團的隱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這是佛洛德所未曾道及的。『集團的隱意識』得諸遺傳，是人類所共有的。牠也有兩大要素：一爲本能，一爲『原始印象』（primary images）。他的本能說大體和佛洛德的相同。他以爲本能祇有兩種：一爲綿延種族用的性慾本能，一爲保存個體用的營養本能（較佛洛德的自我本能稍窄狹）。『原始印象』是融恩的特別供獻。牠是人類在原始時代所蓄積的印象遺傳到現在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神話。原始人類對於自然現象

不能給以科學的解釋，於是替風雲河海草木鳥獸等等臆造許多神鬼出來。這種神話在現代雖很有人相信，但是還儲蓄在隱意識中，嘗在夢中出現。此外我們還有直覺『先經驗的知識』的能力，例如『凡事都有原因』，『甲不能同時為非甲』，『全體大於部份』一類的真理我們都不假經驗，就能用直覺領悟。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我們的集團的隱意識中就有若干『思想原型』（archetypes of thought），這些『思想原型』也就是一種『原始印象』。在融恩看，科學家的發明和藝術家的創作都憑藉『原始印象』，不僅靠個人的努力。一般人看到他們的成績那麼神奇，以為他們是『如有神助』或是得着靈感，其實他們也祇是叨祖宗的光。馬耀（Mayer）發明能力不滅律就是一個好例。他本來不是物理學家，對於能力問題也並沒有用過深思冥索。有一天他坐在船上，猛然間就悟出能力不滅的道理。融恩說，這並不足為奇。『能力不滅』是人類祖先所早已儲蓄起來的印象。如宗教的靈魂觀念就是能力印象的雛形；『靈魂輪

迴』說就是『能力不滅』印象的雛形。人人的隱意識中都存有這個原始印象，不過在馬耀的隱意識中，因為情境湊巧，所以這個原始印象能湧現於意識。人家就說他『發明』能力不滅律了。

原始印象與習得性的遺傳 融恩的『原始印象』是一種遺傳的習得性。習得性是否可遺傳還是生物學上一大難題。據來馬克 (Lamarck) 說，習得性是可以遺傳的。例如長頸獸在原始時代須伸長頸項纔能喫到樹葉，逐漸練習，頸項就越伸越長。伸長本是在個體生命史中一個習得性，以後遺傳到子孫，所以一代長似一代。外依斯曼 (Weismann) 和新達爾文派生物學家卻反對此說。他們以為遺傳的媒介是生殖細胞，習得性不能影響到生殖細胞，所以無法可遺傳。例如接連把十幾代的鼠的尾巴割去，以後新生的鼠還是有尾巴。現在生物學者大多數都傾向新達爾文派。在他們看，融恩所謂『原始印象』是不能由原始人類遺傳到現在的。不過習得性究竟可否遺傳也還是一個未決的問題。

第五章 夢的心理

佛洛德的最重要的著作爲『夢的解釋』(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他自己曾經說過，夢的研究是到心理分析的捷徑。我們想明白他的學說，不可不知他對於夢的見解。

原始人民心目中的夢 普通人對於夢抱有兩種矛盾的態度：他們一方面以爲夢是一種莫明其妙的幻境，所以牠成爲一切虛幻離奇的象徵。莎士比亞的『我們祇是做成夢的材料』，李白的『人生如夢，爲歡幾何』一類的話，是一般人所認爲含有至理的。夢既然沒有理性，所以值不得研究，祇有癡人纔去說夢；但是一般人同時又相信夢也不是漫無意義的。在原始時代，夢有很大的支配生活的能力。他們以爲人的精靈在夢中可以和鬼神相感通。殷高宗夢見上帝賜他一個良相，醒後依夢圖形，令人四處尋求，果然得到傅說；漢明帝夢見金人，便成了佛教東傳的兆

應；李白的母親夢見長庚星，所以她生了聰明的兒子。精靈在夢中既然能和神鬼相感通，所以夢中見聞都是神鬼的詔命。未來的禍福都可以從夢中看出。不過神鬼歡喜鬧神祕的頑藝。他們的預兆如果一目就能瞭然，那就失其神祕的價值了。所以夢的隱語須經通人解釋，意義纔能明瞭。因此解夢的人在原始時代最被人尊視。舊約中說過埃及國王有一次夢見七枝瘦麥穗把七枝肥麥穗吞嚥下去了，約瑟甫替他解釋說這是七個豐年之後有七個荒年的兆。國王聽他的話，儲蓄了七年的穀子，後來果然有七年是荒年，人民受積穀的賜，所以沒有鬧饑荒。約瑟甫因此在埃及得了極大的信用和勢力。這是古今所傳為佳話的。但是這種原始時代的解夢術究竟有些牽強，因為牠可以隨意附會，沒有一定的標準。比如有一個人乘船遇風，把兒子吹落水裏去，夜間夢見和兒子分梨吃。這個夢經過兩個人解釋。甲說：『分梨者，分離也。不祥之兆；』乙說：『梨開則子見』。後來他果然把兒子尋出來了。乙的本領從效果方面說固然比甲高明；可

是這也有幸有不幸，何以見得分裂是『見子』而不是『分離』呢？

原始時代的解夢術雖然祇是一種迷信，但是牠也給近代心理學家兩個很重要的暗示：第一個暗示就是凡夢都有意義，不像表面那樣怪誕；第二個暗示就是凡夢都是象徵的，牠的意義和牠的幻象是相脗合而卻不必相同。

舊心理學對於夢的解釋 舊心理學專研究常態的意識，夢是怪誕離奇的，所以置之不談。間或有一兩位心理學家注意到夢，也祇能觀察一些零亂的事實。他們關於夢的見解可以這樣的撮要敘述：

我們每夜都做夢，可是收集夢的材料卻很困難。夢是最容易忘記的。醒時追憶夢中經過，祇是捕風捉影似的記起一些零碎怪誕的印象。但是夢有兩個特徵是容易分析出來的：第一，做夢者不能知覺夢中自己身體的實在狀況；第二，他在夢中把記憶得起的印象錯認為實在事物。我們可以說，夢和醒的最大異點就在醒時能分別幻想和實境而夢中則不能分別。何

以在醒時明知牠是一種幻想而在夢中卻被誤認為實境呢？這是由於幻覺。在醒時我們能拿想像和自己的知覺以及旁人的經驗相比較，容易發見想像的虛幻。在夢境則不然。我自己的知覺既然失其作用，而旁人更不能以他們的經驗來糾正我的想像，所以想像和事實便混淆起來了。

夢境和醒境雖不同，而夢的內容則盡取材於醒時經驗。夢中意識和醒時意識的分別不在材料而在材料的配合方法。醒時的配合是合理的，夢中的配合是不合理的。醒時所有的心理活動如知覺情感意志等等在夢中都可以再現。就中以知覺的經驗為最重要，而知覺的經驗又以視覺記憶為最鮮明。聽覺和觸覺也很重要，色覺和嗅覺就不常入夢。據美國心理學家 Calkins 的統計，夢的各種知覺成分比例如下：

視 察 者	視 覺	聽 覺	觸 覺	味 覺	嗅 覺
甲(133 個夢)	85%	58%	5.3%	0	1.5%
乙(165 個夢)	77%	49.1%	8.5%	0	1.2%
丙(151 個夢)	100%	90%	13.5%	12%	15%
丁(150 個夢)	72%	54.6%	6%	2.7%	2.7%

睡眠中的感官刺激也易引起幻夢。例如壁上的鐘聲常使睡眠者夢轟雷，用冷水洒在睡眠者的身上常使他夢下雨，睡時以手掩胸，往往夢爲厲鬼或怪物所壓。夢中想像力最活動，一個零碎的錯覺，可以爲一段複雜情景的中心。有一位 Maury 曾經夢見自己生在法國革命時代，被人拘到革命黨所組的法庭去，由審問而定讞，由定讞而上斷頭台，情景都很逼真，他並且很明白的覺得刀子撲地一砍把他的頭砍落了。驚醒來一看，他發見頸項上並不是刀，祇是倒下來的床頂。浩通 (L. H. Horton) 根據這類事實，斷定一切夢都是錯覺，一切夢中圖形都是睡眠中器官狀態象徵的解釋。例如紅的物件象徵身體某一部的發炎，飛馬象徵血脈的疾促，傲慢的女子象徵寒冷之類。

舊心理學對於夢的解釋大略如此。一言以蔽之，他們以爲夢不是幻覺，就是錯覺；至於幻覺和錯覺的發生則由於睡眠中知覺失其作用不能拿事實來糾正錯誤的聯想。他們沒有疑問到：如果夢全是錯誤的聯想，何以牠往往是完整有意義的經驗呢？從許多繁雜

的意識經驗中，揀選一些零星斷片出來，湊攏成一個完整聯貫的幻想，這種工作好比詩人做詩，小說家做小說，不能說是機會造成的。主宰這種夢的工作者究竟是什麼呢？夢的意義是如何可以解釋呢？這些問題是舊心理學家所未曾明白答復過的。

佛洛德的夢的解釋 佛洛德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夢的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根本推翻幻覺錯覺的說法。他是一個主張極端的『前定主義』（Determinism）的人，以為心理上有一因必有一果，有一果必有一因，沒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心理界和物理界一樣，無所謂機會。』所以夢也決不是機會造成的錯誤的聯想。我們在前章說過被壓抑的慾望和隱意識，夢就是牠們的產品。依佛洛德看，凡夢都是慾望的滿足（wish fulfilment）。這種慾望大半是關於性慾的，在平時因為牠和道德習慣不相容，所以被壓抑到隱意識裏去了。但是牠還是躍躍欲發，在睡眠中檢察作用弛懈，牠於是戴起離奇怪誕的形象做假面具，乘間偷入意識界去活動，於是成夢。

這是幾句提綱撮要的話，我們現在來把牠解釋詳細些。一般人懷疑佛洛德的學說，大半因為嫌他所說的象徵太牽強。其實夢不必盡是象徵的。我們先從不是象徵的夢下手，然後再進一步研究象徵的夢。

日夢 我們不僅在睡眠中做夢，日間精神疲倦，注意力渙散，平素受理智束縛的與事實相衝突的幻想於是源源湧現，這種幻想和夢也沒有分別，所以通常叫做『日夢』(Day-dream)。日夢是慾望的滿足，比較夜夢更容易看出。有一個賣牛奶的女傭頭上頂着一罐牛奶上鎮市去，連走連想着：『這罐牛奶可以賣得許多錢，拿這筆錢買一隻母雞；可以生許多雞蛋；再將這些雞蛋化錢，可以買一頂花帽子和一件漂亮的衣服。我帶着這頂帽子，穿着這件衣服，還怕美少年們不來請我跳舞？哼，那時候誰去理會他們！他們來請我時，我就向他們把頭這樣一搖！』她想到這種排場，高興極了，忘記她的牛奶罐，真的把頭一搖，牛奶罐撲地一響，她纔從好夢中驚醒！這是日夢一個頂好的實例。日夢是一件最快活的消遣。做日夢時心

裏都很洋洋得意，日夢中的情節大半都是很愉快的，因為平素不能實現的慾望在做日夢時可以赤裸裸的盡量實現。

不是象徵的夢 日夢的功用是以幻想彌補現實的缺陷，睡眠中所做的夢有什麼不同麼？他們並沒有什麼重要的異點。拿日夢和象徵的夢擺在一塊，固然相差較遠，但是睡眠中所做的夢也有不是象徵的。小孩子們嘗夢到吃新鮮的食品，頑稀奇的玩具，要有趣的把戲，穿好看的衣服，和日夢簡直沒有差別。成人的夢也往往如此。饑餓時嘗夢見赴宴，焦渴時嘗夢見飲水，就是受社會裁制很嚴的性慾有時也赤裸裸的在夢中得滿足。中國傳說中的『黃梁大夢』也是一個不是象徵的夢。相傳唐開元時有一位盧生落第歸家，路過邯鄲縣下了旅館。他正在煮黃梁做飯吃，忽然睡着，頭靠在一個道人給他的磁枕上。他夢見做了五十年的高官，享了八十歲的上壽，其中如中狀元，做宰相，征西域，和李林甫鬧脾氣，經過許多闊綽排場。最後他不幸得了病，正在昇天成佛的時候，鍋裏

的水沸騰起來，把他驚醒了，他纔覺得做了那麼一場大夢，黃粱還沒有煮熟！這是一個落第的窮書生在夢中享受他所渴望的榮華富貴。中國的說部裏常描寫滿足性慾的夢。聊齋誌異和閱微草堂筆記之類的著作中幾乎可以找出這麼一個公式：某生於某日薄暮行經某地，遇見一位絕代佳人邀他到她家裏去，盛宴之後，他們便成了恩愛夫妻，百年偕老；可是次晨醒過來纔發見自己睡在一個古塚旁邊。這種千篇一律的故事還頗受讀者歡迎，其中含有性慾的誘惑，是很顯然的。

諸如此例，都可以證明夢實在是滿足慾望的。平時所已經滿足的慾望決不再入夢。有一個小孩子對他父親說：『爸爸，我昨夜夢見吃花餅子。』他父親說：『你這個夢有吉兆，你給我十文錢，我替你解釋。』小孩子說：『我如果有十文錢，吃餅子還要在夢中麼？』這句話是含有至理的。慾望何以要在夢中滿足呢？因為牠是很騷擾的，容易擾亂睡眠；在想像得了滿足，睡眠者纔不易為牠所驚醒。所以夢是頗有益於心理

健康的，牠一方面可以保護睡眠，一方面又用幻想鎮住心理的天秤的一端，以抵抗另一端所受的現實的重壓。

惡夢 我們也許要發一個疑問：滿足慾望的夢應該都能愜心快意，我們何以有時做可怕的惡夢呢？小孩子常夢被蛇咬傷或是落到水裏，病人常夢被厲鬼凌虐，兵士常夢到戰場上的可怕的情形。難道我們希望蛇咬，希望落水，希望嘗戰場上的恐怖，希望遇見厲鬼，在醒時不可得，於是在夢中遇着這些兇險來滿足慾望麼？麥獨孤和其他心理學家嘗持此說作攻擊佛洛德的證據。他們說：『根據韋德 (S. Weed) 和海蘭 (F. Hallam) 的研究，夢有百分之五十八帶有痛感成分，而真正的甜蜜的夢祇有百分之二十八有餘，我們可以見出夢與慾望無關。』

夢的隱義和顯相 佛洛德說，這種理由不能成立，因為成人的夢大半是象徵的，化裝過的。上文所說的日夢和不是象徵的夢所表現的慾望原來就沒有經過壓抑作用，所以在夢中可以自然流露，不必經過

化裝。成人的夢所表現的慾望大半已經受過壓抑作用，如果赤裸裸的流露，必定受檢察作用驅還到隱意識裏去，所以有化裝的必要。我們醒後所記得起的是夢的化裝而不是夢的真面目；是『夢的顯相』(manifest dream content)而不是『夢的隱義』(latent dream thought)。作夢好比製謎。顯相是謎面，隱義是謎底；顯相雖是零落錯亂，隱義則有線索可尋。把隱義翻譯為顯相，叫做『夢的製造』(dream-construction)；從顯相中尋出隱義，叫做『夢的解釋』(dream interpretation)。

夢的象徵 以具體的形象代表慾望的滿足，以顯相代表隱義，就是通常所謂『象徵』(symbolism)。象徵的用意在避免檢察作用，讓被壓抑的慾望再現於意識闕。佛洛德以為慾望大半是性慾，所以把許多夢中形象看作性慾的象徵。例如杖，傘，樹，刀，槍等長形物都象徵男性生殖器；房屋，瓶，船櫓等空洞有容的物件都象徵女性生殖器；飛行，上樓梯，種植種種動作都象徵性交。夢的象徵可以用下例說明：

有一位美術家相貌很美，爲人也很和藹，所以許多女子都愛他。他有一個十六歲的兒子，有一次告訴心理分析者說：『我夢見房子裏有許多孔，父親要把牠們一齊塞起，我實在很替他擔憂。父親想一個人獨塞，其實我很可以幫忙，而且他是一個大美術家，費氣力去塞壁孔，也不合身分。』依佛洛德說，這個夢完全是性慾的象徵。他看見父親專享許多女子的愛，心中不免妬忌。牆孔是雌性的象徵。妬忌父親的豔福是夢的隱義，憂父親獨塞牆孔是夢的顯相。

夢的工作 把隱義翻譯成顯相可以採用四種方法，統稱爲『夢的工作』(dream work)。

(一)凝縮，拿一個符號代表許多隱義，叫做凝縮(condensation)。有時隱義的某部分完全省略去，祇有零碎片段化裝成爲顯相；有時許多相類似的隱義公用一個顯相，如同『混合影片』一樣。一個年輕婦人夢見一個女子向她丈夫使眼色。她平時本來妬忌幾個和她丈夫相親密的女子，夢中所見的雖然祇是一個女子，而這個女子所穿的衣服是在那幾個女子

身上取來湊成的，所以她實在是把幾個女子的形象凝縮在一個人的身上。佛洛德自己曾經夢過做文章討論一種植物，據分析的結果，『植物』一個觀念代表 Gartner（意為園丁）和他的美麗的婦人，又代表他所診治的名叫 Flora（意為花）的病婦，又代表他自己的妻子所愛的花。

（二）換價。把被壓抑的觀念所有的情調，移注到另一個不關重要的觀念上去，使牠在夢中佔重要的位置，叫做『換價』（displacement of value）。因有『換價作用』，在顯相中是很重要的形象，在隱義中或不甚重要；在顯相中是很瑣屑的形象，在隱義中或甚重要。所謂換價就是情調的移置。依佛洛德說，情調本來是一種流動的心力，可以從甲觀念移注到乙觀念上去的。換價的目的在混淆輕重，使檢察作用不容易發見慾望的真面目。比如一個客人已經走出門了，又跑回去，本來是要滿足隱意識中再見主婦一面的慾望，而藉口卻是忘帶手杖。拿手杖是一件細事而卻有一個很熱烈的念頭依附在上面，這就是所謂

『換價』。

(三)表演。拿具體的形象來表現抽象的慾望，叫做『表演』(dramatization)。思想用字是在心理進化已達相當程度之後。原始的人民思想都用具體的形象。我們在夢中運用思想時就是還原到原始時代的思想方法。形象之中尤以從視覺得來的為最普遍。一切夢的象徵都是經過表演作用來的。例如女子夢為馬所踐踏時，就是把順從男子的性的要求一個觀念表現為具體的形象。

(四)潤飾。以上三種作用都是在作夢時進行，牠們的目的都在逃避『夢的檢察』(dream censor)。我們醒後回想夢中經過，仍受檢察作用的裁制，把本來顛倒錯亂的材料再加一番整理，使牠現出若干條理來，這叫做『潤飾』(secondary elaboration)。所以夢是經過兩次化裝的：第一次化裝是在夢中進行的，第二次化裝是在醒後回憶時進行的。夢的分析把這兩重化裝揭開，由顯相中尋出隱義。

麥獨孤對於佛洛德學說的批評 佛洛德的『夢

的解釋』出版以後，心理學的趨向爲之一變。他的門徒把牠尊爲聖經，不敢置疑其中一字一句；經院派心理學者又把牠全部斥爲妄誕無稽。諸家批評佛洛德比較精細的要算麥獨孤。他一方面承認從亞里斯多德之後對於心理學供獻最大的人莫過於佛洛德，而同時對於他的夢的解釋也極肆攻擊。他在變態心理學大綱裏說：

『佛洛德的夢的學說中幾點真理好比糖衣，使讀者們把整塊的丸藥吞嚥下去，不說一句非難的話。牠的幾點真理是可以數得清的。第一，像別的心理活動一樣，夢的成因是意志，是從心的本能的基層所發生的衝動。這本是事實，不過把這個事實表爲「凡夢都是慾望的表現」，也未免有些笨重。第二，在夢中尋表現的確實是被壓抑的自然傾向。第三，夢中的思想比醒時的思想本來較爲原始，大半運用形象，自然免不掉象徵和寓言。第四，有些夢實在是被壓抑的性慾的表現，有些夢的符號實在是性慾的。第五，佛洛德所視爲夢所特有的幾種作用（如上述凝縮，表演

等)有些的确是常在夢中發生的。』但是除了這五點之外，麥獨孤對於佛洛德的學說頗肆攻擊。他的最重要的理由有下列各點：

(一)心理學家對於行爲的見解可分兩派：一派持『享樂說』(hedonism)，以爲一切行爲都不外是尋求快感與避免痛感，吾人心中預存何者發生快感，何者發生痛感的計算，而後纔有尋求與避免的行爲。一派持『動原說』(homic theory)，以爲人類生來就有若干自然傾向，就要把這種自然傾向實現於動作，動作順利，於是生快感，動作受阻礙，於是生痛感；在動作未發生以前，吾人實未嘗預期快感如何可尋求，痛感如何可避免。這兩派學說根本不能相容。甲派注重理智，乙派注重本能和情感；甲派把快感和痛感看作行爲的動機，乙派把牠們看作行爲的結果。享樂說盛行於十八世紀，現代心理學者大半以爲牠是錯誤的而改從動原說。佛洛德本來是這種新趨向的先導者，他的心理學大體是建築在動原說上面的。可是他同時又採所謂『快感原則』，以爲隱意識中的慾望

爲着要尋求實現的快感，纔化裝偷入意識闖而成夢，這全是『享樂說』，和他的基本主張自相矛盾。

(二) 佛洛德對於『檢察作用』(censor)和『自我』(Ego)兩個名詞用得太混亂了。有時他把檢察作用和自我看作是一件事，牠們都受社會影響而後形成的，牠們都是性慾的壓抑者，都是隱意識的抵抗者。但是在夢的解釋中，他又似乎把牠們看作兩件事。檢察作用可以察覺夢的隱義而防止其赤裸裸的現於意識界，而『自我』則不能察覺夢的隱義。夢的隱義嘗躲避『自我』，因爲恐怕驚動了牠的道德意識。照這樣說，『自我』是富於道德意識的，連偶爾起來的一個不道德的念頭也會使牠受震撼。可是佛洛德又說，『自我』在夢中『脫盡倫理的束縛，同情於一切性慾的需要，同情於一切久被美育所排斥的和與道德約束相反的東西。』這樣看來，『自我』一方面站在夢的劇場之外，拿牠的道德意識來評判夢中經過，一方面牠又站在夢的劇場之中成了一個主角。牠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佛洛德的壓抑說全憑自

我富於道德意識一個原則。『自我』怕不道德的慾望，纔把牠壓抑下去，纔施其檢察作用和抵抗作用不讓不道德的慾望回到意識中來。但從事實看，自我並不是這樣富於道德意識的東西。伯柔爾 (Brill) 醫生嘗研究過二十一個病人，發見他們都夢見和自己的母親發生性的關係，完全沒有化裝；然則佛洛德所謂檢察作用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三) 佛洛德以爲夢須化裝以保護睡眠，免得惹起『道德的震撼』。作夢者嘗從夢中驚醒，而易使人驚醒的夢大半祇因爲其中情節富於過度的刺激性，並不必要是不道德的。這件事實可以證明佛洛德的話沒有憑據。

(四) 佛洛德以爲夢的符號都是象徵生殖器和性的關係，他又承認這些符號是從野蠻的祖先遺傳下來的。有些符號自然可以像他那樣解釋，有些符號卻是人類已經開化以後的東西。例如穴居野處的人們何從拿『傘』做陽性的符號，『屋』做陰性的符號呢？

(五) 佛洛德的學說最難解得通的是惡夢。他以爲惡夢由於慾望沒有化裝得好，直接出現於意識閾，以至惹起道德意識的驚懼。這種說法太牽強，祇要看看許多惡夢的內容便知道。惡夢中所以惹起驚懼的祇是危險的情境而不必與道德觀念相衝突。歐戰中兵士們常作戰場夢，把已往所經歷過的險境完全回憶起來。這決不能說是沒有化裝的性慾。

(六) 依佛洛德說，夢所表現的慾望是(一)隱意識的，(二)經過『退向作用』的，這就是說，來比多的潛力退向到嬰兒期所固結成的情意綜(說詳下章)。但是他自己所分析的夢很少有和這個學說相符合的。例如一個婦人夢見姪兒死了。她本來戀愛一位教授，後來因爲發生誤會，分散了就沒有機會再見面。她從前確已見過另一個姪兒死了，在送喪時她得再見她所愛的那位教授。佛洛德分析這個夢，說夢見姪死是要實現再見教授的慾望。他又拿她醒時的經驗來作證。她平時就處處尋機會見教授，每遇他公開演講，必定去聽。她又常常在那位教授後面遠遠

的望着他。從這些事實看，我們可以相信佛洛德的解釋頗近情理，但是和他的理論卻完全不符。第一，她所表現的慾望是她意識中所常覺到的，雖然略經壓抑，卻不一定已成為隱意識。她在醒時就處處明目張膽的追隨那位教授，何以在睡眠中意識防閑弛懈時反而要經過化裝呢？第二，她的再見教授的慾望起於青春時期，並沒有經過佛洛德所謂退向作用。

理論和事實不符一個毛病已經可以搖動佛洛德的夢的見解，而此外又另有一件事實也很值得注意，就是許多的夢不用佛洛德的方法也可以解釋得通。同是一種事實，他的學說是一種解釋，別的學說也可以解釋，取捨就全憑我們自己裁奪了。在許多其他的夢的學說之中，融恩的最為重要。

融恩的夢的學說 融恩和佛洛德一樣，也把夢看作隱意識的產品。不過他有兩個要點和佛洛德不同：第一，佛洛德祇究問夢的原因，他的解釋完全是客觀的；融恩注重夢的目的，他的解釋是主觀的。第二，佛洛德着重個體的隱意識，以為夢是慾望的化裝；

融恩着重集團的隱意識，以為夢是『原始印象』的復現。

這兩個要點是相關聯的，我們祇要明白融恩所着重的 persona 和 anima 的分別，就可以見出牠們是怎樣相關聯的。

Persona 和 anima 的分別 各人有各人的個性，個性不特在意識生活中見出，就在隱意識生活也可以見出。融恩把意識生活的個性叫做 persona，意謂『人格』；把隱意識生活的個性叫做 anima，意謂『靈魂』。persona 是在個體的環境影響之下造成的，是自己覺得到旁人看得着的性格。anima 是無數億萬年前的遠祖所遺傳下來的『原始印象』，是自己覺不到旁人看不見的性格。這兩種性格在同一個體之中常相反，惟其相反，所以能相彌補。anima 偏重情感時，persona 常偏重理智；anima 『內傾』時，persona 嘗『外傾』，其他由此例推。我們在醒時所表現的心理生活是 persona，在夢中所表現的心理生活是 anima，比如理智過於發達的人往往忽略情

感和本能的生活，本能和情感就藉『原始印象』做符號在夢中出現，以彌補意識生活的缺陷。所以夢的材料是集體的隱意識中所儲蓄的原始印象，夢的目的是以隱意識的個性糾正或彌補意識的個性。這個道理看下面的實例自然明白。

有一位患病的青年夢見站在一個菓園裏偷摘蘋果，很小心的四面張望，好像怕被旁人看見似的。融恩用自由聯想法分析這個夢，曾經作這樣的一個報告：——

『病人所聯想起的與這個夢有關的記憶：他幼時曾經在旁人的園裏偷摘過兩個梨子。夢中要點是做虧心事的感覺，他因而聯想起前一天曾經在街上和一位僅有一面之交的姑娘談話，適逢一位男朋友走過，他猛然覺得有一點害羞，好像做了什麼壞事似的。他又由蘋果聯想到舊約中亞當夏娃偷食禁菓被逐出樂園的故事。他覺得偷食禁菓受那樣重罰是不可解的事。他嘗爲這件事怪上帝太苛刻，因爲人的貪鄙和好奇心也都是上帝給他的。他又聯想起他的父

親嘗爲一些事情懲罰他，尤其是偷看女子洗澡，這也是他不甚瞭解的。這件事又引起另一個自供。他近來正和一個婢女戀愛，前一日還和她私會過，雖然沒有完全達到目的。』

原因觀和目的觀 偷摘蘋果的夢所引起的聯想如此。如果依佛洛德的原因觀去解釋牠，牠的意義應該是這樣：夢者前一日和女婢私會，沒有實現他的慾望。摘取蘋果就是滿足這個慾望的象徵。融恩反對這種專論原因的解釋，主張同時也要顧到這個夢的目的。滿足性慾的符號甚多，他何以不夢上樓梯，何以不夢拿鑰匙開門而獨夢偷摘蘋果呢？如果他夢見上樓梯或是開門，則他的聯想必不同，必沒有偷摘蘋果的『罪惡意識』，必聯想不到亞當夏娃的故事，必聯想不到前天在街上被朋友看見和少女談話時所感到的不安。他夢偷摘蘋果，是由於『罪惡意識』取一個原始印象（偷食禁菓在原始時代就已經代替罪惡意識，舊約中亞當夏娃的故事就是明證）做符號，從隱意識中湧現出來。他近來意識生活是頗不道德的。他

平時已把私通婢女一類的行爲看慣，不把牠當作大了不得的事。他的 persona 偏向縱慾；但是他的 anima 卻存有罪惡意識，所以在夢中警告他私通婢女和偷摘蘋菓一樣不正當。從此可知融恩的解釋和佛洛德的幾乎完全相反。佛洛德所謂隱意識內容盡是不道德的；融恩則以爲隱意識不但不一定是不道德的，有時還可以糾正意識生活的不道德。

融恩以外，還有邁德 (Maeder) 西伯越 (Silberer) 和愛德洛 (Adler) 諸人對於夢的研究也各有供獻。和融恩一樣，他們都注重目的觀。一般人通常把他們統稱爲『後佛洛德派』 (Post-Freudian School)。邁德和西伯越都把夢看作隱意識對於生活問題所給的答案。我們在生活方面感到某種困難時，意識固然在謀慮應付的方法，隱意識也在努力解決目前的困難。隱意識是彌補意識缺陷的，所以牠的解決方法和意識的往往不同。夢就是隱意識對於目前困難所給的解決方法，所以牠不僅是回顧已往，而且預瞻未來；不僅有前因，而且有後果。這種學說大體和融恩的相

同，牠並不說要把佛洛德的原因觀根本推翻，不過以爲佛洛德的學說祇顧到一面的真理，我們應該拿目的觀來補充牠。

愛德洛的夢的解釋 愛德洛贊同佛洛德的夢是化裝一說而卻否認牠是性慾的滿足；他贊同融恩的夢有目的一說而卻否認牠是隱意識對於意識的警告。我們在第一章中已經說過，愛德洛的學說集中於『在上意志』。個個人都希望比旁人優勝，當在生活路徑上懸一種很遠的『幻想的目標』，時時刻刻的向這個目標努力前進。醒時如此，夢中也是如此。夢是繼續醒時工作的，醒時心中所未解決的難題，在夢中也還在心中盤旋。『在上意志』所孕育的『幻想的目標』常帶侵略性質，不免和意識相衝突，所以在夢中須藉符號出現。我們現在可以取一個實例來說明：

有一個婦人戀愛她的姐夫，經過激烈的情感衝突，因而發生精神病，常常想自殺。有一夜她夢見自己打扮得非常漂亮和拿破侖在一塊跳舞。她的名

字是路易斯 (Louise), 拿破侖的後妻也叫做路易斯, 他因為要娶路易斯, 纔和約瑟芬離婚。如果依佛洛德的解釋, 這個夢顯然是性慾的表現, 她希望她的姐夫仿效拿破侖, 丟開她的姐姐來娶她自己。但是愛德洛說不然, 她實在是希望勝過她的姐姐, 並非鍾愛她的姐夫。她的姐姐祇嫁一個平凡的人, 她自己卻要尋一個拿破侖。她的在上意志不許她降格和一個尋常的男子跳舞。她醒時原已有這種希望, 夢中所見祇是一種幻想的實現。

以上所述諸家學說, 各有各的道理, 也各有各的荒唐。我們須根據事實, 審慎決擇, 不可專肆攻擊, 也不可盲目贊揚。將來較圓滿的夢的學說或許是集合諸家所見到的片面的真理而成的。

第六章 佛洛德的泛性慾觀

佛洛德的心理學是一種泛性慾觀。要懂得他的心理學，先要懂得他的性慾學說。但是一般人聽到『性慾』兩個字，就覺得牠有些淫猥穢濁，如果費心力去研究牠，未免有傷大雅。而且人類本來就有一種劣根性，把自己放在幾百倍的放大鏡下面看，不肯相信自己有些地方和禽獸還相去不遠，縱使自己性格中有些自然的傾向不如理想的那麼潔淨，也要把眼睛偏到別一個方向去不睬牠。因此，佛洛德的學說最須了解的地方最沒有人了解。一般人聽見他的主張，祇遠遠的掩着鼻孔罵淫穢。這種態度是極不合於科學的。我們在本章中特別把佛洛德的性慾學說提出討論，讓讀者平心靜氣的根據事實去評判是非。

· 性慾的意義 凡是研究生物學的人們都知道生物物的原始的需要祇有兩種：一種是保存個體的生命；一種是保存種族的生命。生物的一切活動都是針對

着這兩個目的。人類原來也是如此。因為要保存個體，所以發出種種活動去求營養；因為要保存種族，所以發出種種活動去求配偶。求營養和求配偶於是成爲生命的兩大工作。生命是快樂的或是苦痛的，就全憑生命的工作是完成或是沒有完成；所以飲食和性交的活動都能發生很大的快感。所謂『本能』就是完成生命工作的自然傾向；所謂『慾』就是尋求生命工作完成時所得的快感。生命工作有兩種，所以本能也根本祇有兩種：一種是保存個體自我本能；一種是保存種族的性慾本能。保存個體的工作在原始時代限於尋求營養，但是文化逐漸進步，保存個體的工作也逐漸繁複，從前最重要的營養作用在表面上似已變成次要，而最重要的卻是適應社會環境了。因此，自我本能也由原始的尋求營養的需要而推廣到道德宗教文藝種種較高尙的活動。至於性慾本能卻沒有經過重大變化，還是保持牠的原始的面目。

性慾本能是文明時代中的野蠻的遺跡，牠和時代環境不相安，纔惹起種種心理的變態，所以佛洛德

把牠看得特別重要。有一個要點我們入手就應該明瞭，就是他所謂『性慾的』(sexual)意義極為廣泛。一般人大半把『性慾的』和『生殖的』(genital)看作同義字。其實生殖的活動雖然是最重要的性慾的表現，可是除牠以外，性慾還有許多表現的方法。最淺而易見的是接吻，其次是觸摸，唇舌皮膚都不是生殖器官而卻可以發生性慾的快感。佛洛德由此例推，以為一切快感都直接的或間接的與性慾有關。這種推理是否合乎邏輯，頗為一般心理學者所置疑。但是我們最要明白的就是佛洛德心目中的性慾是極廣泛的，嚴格的說，他所指的東西與其謂為『性慾』，不如謂為『肉感慾』。這種性慾後面有一種潛力，常時在驅遣人去尋求性慾的快感，佛洛德把牠叫做『來比多』(libido)。『來比多』是游離不定的。在常態心理中牠可以發洩於正當的性慾的活動；但是在性生活失常的時候，牠可以泛濫橫流，附麗到旁的活動上去，所以有許多活動在表面看來雖然和性慾似乎毫無關係，而實在是性慾的表現。

嬰兒的性慾 一般人把性慾看成生殖慾，所以以爲牠一定要到成熟的年齡纔能表現，天真爛漫的嬰兒是不會有性慾的。佛洛德把性慾的意義定得非常寬泛，自然反對此說。他以為嬰兒也是有性慾的。我們可以說，他的學說全部就建築在嬰兒的性慾上面。如果嬰兒沒有性慾，他的學說便要塌臺。性慾依佛洛德看，是與生俱來的，不過牠的對象和牠的表現方法隨年齡而不同。換句話說，性慾是逐漸進化的。在常態的性生活穩定以前，嬰兒通常都要經過四種性慾的時期：第一是前生殖期，第二是自性愛期，第三是亂倫期，第四是潛伏期。

(一)性慾的前生殖期 嬰兒初出世時最大的生理的需要是營養。他的最初的快感都與營養作用有直接關係。最顯著的是吸乳。這種快感是從口腔得來的。嬰兒既覺到口腔和外物接觸所生的快感，於是遇到任何物件都要把牠拿到口裏去吸吮。這種尋求口腔快感的自然傾向就是性慾的雛形。吸吮以外，兒童所最感到興趣的是排泄。排泄時所得的輕鬆的快

感使他第一次發見自己的體膚是快感的來源，使他第一次注意到生殖器官。嬰兒們常歡喜成人撫弄他的臀部 and 生殖器官，就顯然帶有性慾的色彩了。到成年時代，接吻成爲一種性慾的活動，性生活失常的人到老仍不能脫離尋求肛門所生的快感的原始傾向。記着這些事實，我們對於嬰兒的性慾說就不至於絕對否認了。本來生物在原始時代各種生理作用是混同的，分工乃是進化的結果。生殖作用和營養作用原來想亦如此。嬰兒還保留若干原始時代的混同，也是理所應有的。有人把這個時期稱爲『性慾的消化期』，佛洛德稱之爲『前生殖期』(pregenital period)，因爲嬰兒在尋求生殖器官的快感時，還沒有明瞭生殖器的功用。他又把這一期的雛形的性慾稱爲『肛門愛』(anal erotism)。

(二) 性慾的自性愛期 兒童年齡稍大時，注意漸由口腔和肛門移到身體的其他各部分。他發見身體中有些部分被觸摸時可以發生快感，尤其是皮膚。佛洛德把這些容易使嬰兒覺到快感的部分叫做

『性慾圈』(erotogenic zones),把尋求性慾圈的快感的時期稱爲『自性愛期』(auto-erotic period)。自性愛又叫做『臘西司癖』(narcissism)。臘西司在希臘神話中是一個美麗的男子,他愛自己的美貌,整天的在井水裏看自己的影子,後來墮井裏死了成爲水仙花,現在水仙花在西文中還是叫做臘西司。患自性愛的人舉動也很像這位神話中的人物。自性愛的衝動往往是成雙的相反的。例如嬰兒歡喜暴露自己的身體,又歡喜窺伺旁人的身體,尤其是生殖器官。這兩種原始衝動到成年時往往發達成爲『露體癖』(exhibitionism)和『窺體癖』(observationism)。嬰兒又往往歡喜凌虐人和受人凌虐,這些傾向到成年時就成爲『施虐癖』(sadism)和『受虐癖』(masochism)。自性愛的最顯著的表現是摸弄生殖器,這到後來便成爲手淫。

(三) 性慾的亂倫期 嬰兒的最初的性愛的對象是自己,稍後纔把來比多移注到別人的身上。和他接觸最多而且對他最親熱的人自然是他自己的母親。

他睡在母親的懷裏，吸乳時所嘗到的溫柔的快感就已經帶有性慾的色彩。他最初要時時親近母親，大半還祇是迫於生理的需要；後來情感逐漸發達，母親就不知不覺的成爲他的性愛的對象了。在這個時候，他開始對於性的問題感到興趣，尤其是遇着母親生產弟妹，必追問嬰兒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心裏要想專有母親的愛，所以對於母親所愛的人常懷妬忌，尤其是他自己的父親。佛洛德以爲愛母忌父是人類一個最普遍最原始的傾向，牠在個體發達史以及社會發達史中都佔極重要的位置，許多心理變態和集團心理的現象都可以用牠去解釋。這就是所謂『伊底怕司情意綜』（oedipus complex）。伊底怕司是古希臘時一個王子，曾於無意中弑父娶母。伊底怕司情意綜就是兒子對於母親的性愛和對於父親的妬忌。女子對於父親的性愛和對於母親的妬忌叫做『愛列屈拉情意綜』（electra complex）。愛列屈拉是古希臘時一個公主，她的父親被母親謀害了，她於是慫恿她的兄弟報仇，把母親殺了。佛洛德把來比多集中於自己親

屬的時期叫做『性慾的亂倫期』(incestuous period)。亂倫期的最初的對象是父母,稍遲則改爲兄弟姊妹。

(四) 性慾的潛伏期 以上三期都在六歲以前。那時候兒童的生活完全是本能的,沒有道德意識,所以不把自性愛和親屬愛看作可羞恥的事。到六歲以後,他的知識漸開,發見他的幼稚的嗜好有許多是爲社會所看不起。比如他從前嘗公開的摸弄生殖器,現在他的父母告訴他這是一件醜事,他就不得不把摸弄生殖器的快感犧牲去了。從前他心裏想和母親或姊妹發生性愛,現在他聽說這是不名譽的,也勉強把這種念頭打消了。總之,他在這個時候的舉動都不像從前專取快感原則,而兼顧到現實原則了。這時期他的心理的變化有兩方面:從積極方面說,他學得一些道德觀念,他開始養成『罪惡意識』(sense of guilt),和羞惡的情感;從消極方面說,我們在前章所說的壓抑作用進行最速,凡是與道德宗教習俗不相容的慾望都被壓抑成爲隱意識了。因此,從六歲以後,兒童很少有性慾的表現,一直到青年期(即成年期)之

始，性慾纔再出現。佛洛德把這個時期稱爲『性慾的潛伏期』(latent period)。

以上四個時期對於性格的發展極爲重要。兒童將來所過的心理生活是常態或是變態的，都在這十五六年中決定。到了成年時，不但性的器官已成熟，就是整個人格也已大致穩固，以後就很少有重大的變遷了。從青春期的起，性慾的變化不外取三條大路：第一條路是常態的發展；第二條路是固結作用和退向作用，其結果爲性慾的反常，精神病以及種種其他的化裝的復現；第三條路是昇華作用，其結果爲文藝的嗜好，宗教的虔敬，以及事業的追求。

(一) 性慾的常態的發展 所謂『常態的發展』自然也是比較的。個個人在兒童時代都經過若干壓抑作用，都在隱意識中儲蓄若干不潔淨的慾望，所以個個人所作的夢都含有性慾的化裝。但是因性慾的壓抑而釀成精神病以及性慾的反常的人究屬少數，多數人到了成年時『來比多』都注在一個異性的對象上。要想達到這種常態的發展，做父母的人一定要

注意到家庭的影響。有兩點尤其應注意：第一，父母對於子女，一方面應該慈愛，一方面也不可過於姑息。始終守着家庭，除着父母兄弟姊妹以外沒有旁人和他接觸，是最容易誤事的。父母應該使子女逐漸脫離家庭的窄狹的影響，去和較大的社會相交際。到了成年的時候，他應該有機會尋得異性的配偶。像這樣纔不至於使亂倫的傾向在隱意識中固結成很堅牢的『情意綜』。第二，父母對於子女應該施以適宜的性教育。他們自己的模範是很重要的。在成年以前過度的和反常的性的刺激應該極力避免。兒童到了相當的年齡對於性的問題應該有明瞭的知識。父母愈設法瞞他，他愈起好奇心，愈覺得性的關係有神祕的引誘性，其結果往往是走到性慾的反常一條路上去。關於性的道德，父母不應該專採命令式的教訓，應該使子女明其所以然。比如自性愛和親屬愛都是自然的傾向，個個人都不免要經過的。父母應該乘機解釋，使兒童明白這些傾向，如果任其自然，對於身心都不免有妨礙。他明白其中道理，自然而然的把不潔的念頭

丟開，就不至於經過壓抑作用成爲隱意識了。兒童固然要能明白是非善惡，不過常爲『罪惡意識』所崇，也容易釀成變態。

(二) 固結作用和退向作用 性慾的潛伏期和青春期的時候是性生活最危險的時期。凡是循常態發展的人都要從嬰兒期的性慾進前一步跨到成年人的性慾生活。有時家庭影響不良或是先天的稟賦有虧缺，性慾的發展到潛伏期就止步不再前進，來比多的潛力於是固結在嬰兒期的各種傾向上面，如自性愛及亂倫愛等等。佛洛德把這種現象稱爲『固結作用』(fixation)。固結作用是壓抑作用的結果。兒童對於不道德的傾向不能明白牠何以不道德，祇盲目的服從社會的壓力把牠勉強按壓下去，牠到了隱意識中勢力反更堅固，固結成爲種種情意綜，當中尤以伊底怕司情意綜爲最普遍。壓抑和固結的關係我們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說明。不道德的傾向好比一塊冰，意識好比太陽，隱意識好比一個冰窖。如果要消除冰，最好的方法自然是把牠擺在太陽下面曬；如果

把牠埋在冰窖裏去，牠遇不着熱，反而凝結得更堅固。不道德的慾望在隱意識中固結成情意綜，也就像冰埋在冰窖裏一樣。

固結作用大半在性慾的潛伏期進行。所固結的東西就是所壓抑的，就是帶有痛感的不願回憶的記憶，所以牠是一種『心理損傷』(psychic trauma)。這種心理損傷就是後來精神病的萌芽。在潛伏期的萌芽到了青春期就會蕃衍起來。人到青春期不但生理上發生重大的變化，所要應付的環境也猛然和幼時不同。他已不能事事仰父母的庇護，須在較大的社會裏獨立營生。新環境的適應是最耗費心力的事。有心理損傷的人往往苦於力不勝任。他處在這個新環境裏不能想出新的適應的方法，不得已還是拿幼時所常用的老法子來敷衍，這就是佛洛德所說的『退向作用』(regression)。何以叫做『退向』呢？因為來比多的潛力遇着阻礙不能向正當的出口發洩，退向倒流到抵抗力最弱的幼時所固結的情意綜上面去。這種情意綜原來是潛伏的，現在得到來比多的潛力，不

免又死灰復燃起來，於是有精神病徵的發生。

精神病 精神病的種類甚多，佛洛德所最重視的是迷狂症。迷狂症就是退向作用的結果。佛洛德嘗把迷狂病徵比紀念坊，他說：『迷狂病徵都是已往釀成心理損傷的事故所遺留的痕跡和符號。這些符號都帶有紀念的性質，我們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說明。裝飾各大城市的牌坊就是這種帶有紀念性質的符號。比如在倫敦一個極大的車站前面有一座雕得很美麗的「高德式」的柱子叫做「愛后坊」(Charing cross)。在十三世紀時，有一個年老的國王差人搬運王后愛麗阿諾 (Eleonore) 的屍首到韋斯閔斯特教寺，沿途停柩的地方都豎一個高德式的十字坊。愛后坊就是這些殯途紀念坊保留到現在的最後一個。距倫敦橋不遠的地方又有一座很高的叫做「紀念坊」(The Monument)的近代石柱。一六六六年倫敦遭過一次大火，全城燬滅了一大半，這個石柱就是紀念牠的。這些紀念坊和迷狂病徵一樣，都是帶有紀念性質的符號。但是我請問你，假如現在一個倫敦人寧願把近

代工作情形逼得不能不匆忙去做的事務丟開，或者不去觀賞目前的可使他醉心的年輕的美麗的皇后而去站在愛麗阿諾后的紀念坊前歎歎憑弔；再假如另有一個倫敦人在今日倫敦已經從火燼中復活過來發達到繁盛遠過昔日的大都會的時候，還去站在「紀念坊」前流淚追悼他的遠祖的城市的燬滅；你對於這兩個倫敦人作何感想呢？迷狂病人和其他精神病人的舉止行動就和這兩位不近情理的倫敦人相似。他們對於過去很久的苦痛的事故不僅還牢記在心，並且連那些事故所惹起的情調也還沒有消散；他們不能從過去解脫過來，所以對於現實都疏忽過去了。心理生活像這樣的固結在致病的損傷上面，就是精神病的最重要的最有意義的一個特徵。』

這是退向作用的比喻。現在我們再舉一個實例來說明。有一位已結婚的女子常為一個鍋子的觀念所崇，覺得如果不把這個鍋子移去，她便不能在那間房子裏居住。她何以要怕鍋子呢？何以在許多鍋子之中祇怕那一個呢？原來這個鍋子是她的丈夫從維也

納 Stag 街買來的，她在幼時曾和一位名叫 Stag 的男子發生過現在不願回想的關係，所以因不願回想那個男子的名字而怕見從同名的街道上買來的鍋子。換句話說，她幼時和 Stag 所生的關係已在隱意識中固結爲情意綜，她現在雖然已結過婚，仍然『退向』到這已往的痛感。她見着鍋子就怕，也猶如現代的倫敦人站在『紀念坊』前追悼二百年前的火災一樣，同是拿不適用於現在的老法子來應付現在的環境。佛洛德嘗說生病有如逃難，怕和一種可怕的东西見面，所以姑且藏在一個隱祕的地方。上例也是如此。病人在幼時做過虧心的事，心理已有損傷，現在一方面自咎，一方面又想把牠遺忘。這兩種心理作用是互相衝突的，既存心自咎就難得遺忘；既存心遺忘就不能自咎。這種衝突在病人看是一個最難應付的境遇。她逃在怕見鍋子的病徵裏去，因爲這個病徵是可以調和衝突的。她一方面將已往虧心事遺忘而同時又依舊能自咎。不過這種自咎是變相的，是帶有假面具的，所以迷狂症的作用和夢相同。

性慾的反常 退向作用最明顯的是『性慾的反常』(sexual perversion)。所謂『反常』就是在通常不是性慾對象的人或物上求性慾的滿足。這種傾向在兒童中是極普通的。上文所說的自性愛，親屬愛，露體癖，窺體癖等等都是反常的實例，所以佛洛德把兒童的性慾稱爲『多方發展的反常』(polymorph pervers)。依常態發展的人到成年時來比多逐漸專注於異性的配偶，這些兒童時期的反常的傾向便逐漸消滅。但是有一部分人因爲先天的虧缺或是家庭環境的惡影響，不能把多方的性慾衝動集中於異性的配偶身上去，於是兒童期的反常的傾向乃更變本加厲。

最簡單的反常是『玩物癖』(fetichism)。患玩物癖的人常把性慾的潛力集中於一件很微細的物件上面，例如鞋子，手套，貓，犬，頭髮等等都可以做變相的性慾的對象，這在表面看來好像祇是一種普通的嗜好；但是詳細研究起來，往往可以發現其中含有性慾的成分。有一個年輕男子常偷剪女孩子們的辮髮，被

警察拘留起來了，他家裏藏着許多辮髮，都是偷剪來的。他承認看到這些辮髮時就感到性慾的興奮。據考查的結果，他這種癖好還是在幼時就養成的。他在課堂裏坐在一個女孩子的背後，她的蓬蓬的辮髮常常引起他的性慾，以後他便養成偷剪辮髮的癖性。

同性愛 最值得研究的性慾的反常是同性愛 (homosexuality)。這種反常有一小半是先天的。有些男子在體格上和性情上生來就帶有女性；也有些女子在體格上和性情上生來就帶有男性。這種人往往容易走到同性愛的路上去。但是祇有先天的傾向還不足以釀成同性愛，必須同時有一種特殊的後天的影響。在兒童時代性慾本已發動，如果和異性接觸的機會少，日常往來最親密的又盡是同性的朋友，來比多尋不着正當的對象，自然會集中到同性的朋友身上去。這是關於同性愛的一般的解釋。在佛洛德看，同性愛並不如此簡單，牠實在是自性愛的變相，牠的成因仍然是伊底怕司情意綜。這話怎樣講呢？患同性愛的人在兒童時代先已有亂倫愛的傾向，到成年時

這種亂倫愛轉變為自性愛，他把自己看作母親的替身，同時又要尋出一個對象來可以代表他自己，可以使他愛這個人，像他母親愛他一樣。他何以要這樣三灣九轉的尋替身呢？因為他一方面愛母親，一方面又忌父親，這兩種情感是道德習俗所不容的，同性愛的消極的方面就是放棄異性的愛，他既然把一切異性的愛都放棄了，自然不至於和他的父親有『爭風吃醋』的危險。依這樣說，同性愛和夢與精神病徵一樣，都是伊底怕司情意綜帶着假面具求滿足。所以幼時被母親溺愛的，家庭中祇有異性的親屬可接觸的男子最容易犯同性愛的毛病。

(三)昇華作用 上面說過，來比多有三條出路：第一條是發洩於正當的異性的對象；第二條是退向倒流到幼稚時所固結的情意綜；第三條就是昇華作用(sublimation)。

什麼叫做昇華作用呢？這就是把來比多的潛力從嬰兒期所固結的情意綜上解放開來，移到社會所容許的路徑去發洩。來比多的潛力本來像停蓄的水，

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牠得正當的對象，向前流洩時，則爲性慾的常態生活；遇着阻礙退向倒流到嬰兒期所固結的情意綜時，則爲性慾的反常和精神病；牠既不順流，又不倒流，而另從一條支流發洩，於是乃有文藝宗教以及其他有益於人類的事業。昇華作用是一種調和的辦法，牠一方面免去過度的壓抑，使來比多的潛力有所歸宿，本能的要求可以得到相當的滿足；而同時又與道德習俗不相違背。來比多的潛力本來是鼓動低等慾望的原動力，經過昇華作用，於是纔移爲鼓動高尚情緒的原動力。

文藝 文藝就是昇華作用的結果。我們在上文說過，嬰兒生來就有『露體癖』。這個習慣在成人社會中是違犯道德習俗的，所以被壓抑到隱意識裏。但是藝術家創造形體美，就是利用這種露體癖的。文藝的表現對於社會秩序沒有妨害，所以不受意識的壓抑。這是很顯著的例子。在佛洛德看，一切文藝作品和夢一樣，都是慾望的化裝。牠們都是一種『彌補』（compensation）。實際生活上有缺陷，在想像中求彌

補，於是纔有文藝。各時代，各民族，各作者所感到的缺陷各各不同，所以彌補的方式也不一致。最早的文藝作品要算神話，而神話就是民族的夢，就是全社會的共同的慾望的象徵。伊底怕司情意綜在文藝上勢力很大，在神話中尤易見出。許多民族的神話中的英雄都是有母無父。孔子之母禱於尼丘而生孔子，瑪利夢得神詔而生耶穌，在佛洛德派學者看，這都由於原始人類都暗地和母親發生性愛，所以把父親推到『無何有之鄉』裏去。近代文學中性慾的象徵尤其顯然。莎士比亞失戀於菲東女士(Mary Fitton)，於是創造出阿菲利亞(ophellia)一個角色；屠格涅夫迷戀一個很平凡的歌女，於是在小說中創造出許多戀愛革命家的有理想有熱情的女子，這都是以幻想彌補現實的缺陷，都是一種昇華作用。佛洛德派學者做了很多的分析文藝作品的工作，結論大半如此。

宗教 宗教的用處在滿足人類情感的需要。這種情感雖然是很純潔，實在也還是經過昇華作用的性慾。要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先要懂得佛洛德的『模

稜情感說』(theory of ambivolency)。

一般人把愛和憎看作兩種完全相反的情感。佛洛德卻以為一切情感都是模稜兩可的，愛之中隱寓有憎，憎之中亦隱寓有愛。比如有一種迫促迷狂症叫做『懼觸症』(touching phobia)，患者心中常為觸摸的觀念所崇。這病是如何發生的呢？原來他在幼時常好用手觸生殖器，後來父母告訴他這是可羞惡的習慣，纔勉強把牠戒去，但是這個觀念還在隱意識中作祟，所以釀成懼觸症。他對於觸的情感是模稜兩可的，在隱意識中是愛，在意識中是憎；愛者以其可以滿足幼稚的性慾，憎者以其在社會中迹近淫污。情感既然像這樣模稜兩可，所以我們遇見一個人對於某種事物特別畏避時，就可以推知該種事物對於他實在有極強烈的引誘，他在隱意識中實在極熱烈的愛着牠。各種宗教都畏避肉慾，都要擺脫現世的引誘，其實都是肉慾過強的反動。許多虔信的教徒都是先感到極強烈的肉慾的引誘，而後對於肉慾存着不近人情的畏懼和嫌惡。如果他們叛教返俗，他們荒淫放

浪往往反比一般人更厲害。佛郎司 (Anatole France) 在黛衣司 (Thais) 那部小說中就是描寫這種靈和肉的衝突。一位道人因為受了一位名妓的迷惑，要避開她，於是逃到沙漠中過了幾十年的苦行的生活，到最後還是斬不斷塵念，要去尋她。這個故事很可以代表一般宗教家的心理。

圖騰和特怖 『圖騰』和『特怖』是原始宗教的兩大要素，牠們的來源也是伊底怕司情意綜。所謂『圖騰』 (totem) 就是原始民族拿來代表部落的符號，牠的用處頗近於姓氏。這種符號大半就是該部落所尊為神聖的物件，例如袋鼠圖騰尊袋鼠為聖物，其中一切份子都用袋鼠做符號。每個圖騰都有『特怖』 (taboo)，就是全部落所視為不可侵犯的厲禁。最普通的『特怖』有兩個：一個是同圖騰的通婚；一個是宰食代表圖騰的聖物。犯禁的人往往被處死刑。這種風氣現在在非洲澳洲以及南美洲諸未開化民族中還可以看出，牠的起源如何呢？

先說親屬不通婚的『特怖』。這不僅是野蠻民

族的厲禁，就是文明國家也還把牠看作一種罪孽。這完全是起於亂倫的傾向。人類原來有一種極強烈的慾望，要和親屬結婚，但是圖騰中的酋長（相當於家庭中的父親）對於全圖騰的婦女有獨享權，其他男子對於他都存着一種敬畏，不敢侵犯他的權利，所以把親屬通婚懸為厲禁。這個『特怖』在原始社會中祇是保障酋長的權利，後來數典忘祖，牠纔成爲一種道德的信條。牠也是模稜情感的表現，人類在意識中對於親屬通婚雖然表示嫌惡，而在隱意識中實在覺到牠的強烈的引誘性。

尊敬圖騰動物的起源也是如此。患迫促迷狂症的人嘗把畏父的念頭移到動物身上去，例如畏馬就是一種畏父的符號。原始社會所供奉的圖騰動物其實也是代表父親。圖騰社會雖然尊敬牠所用爲符號的動物，而在祭神時卻又用牠犧牲。祭祀之後，同圖騰的人即舉行分食祭肉的典禮。佛洛德說，犧牲圖騰動物是原始人類弑父慾望的象徵，分食祭肉是人類第一次慶祝成功的宴會。後來人類自己覺悟到弑父

是一種虧心的事，心中對於這種舉動存着『罪惡意識』，於是纔尋出兩個方法來贖過：第一就是彼此相約尊奉象徵父親的動物爲神聖不可侵犯；第二就是相約不佔領父親的婦人。這就是兩大特怖的起源。

羣衆心理 我們在第二章已講過佛洛德的暗示說，在這裏祇要提醒讀者，暗示是羣衆心理一個最重要的現象。教育習慣風俗等等大半都從少數人倡始而多數人附和，都是暗示的結果。佛洛德以爲原始人類對於酋長由畏忌而敬仰，久而久之，便養成一種服從性；同時嬰兒的性慾中大半都有『受虐癖』的傾向，甘心受性慾的對象的駕馭和凌虐。所謂暗示，就是根據受虐癖以及原始人類對於酋長的服從性。牠也是一種退向作用，一方面退向到嬰兒期的固結，一方面退向到原始社會的習慣。從此可知羣衆心理的基礎也不外是性慾了。

諸家的批評（一）融恩 融恩本來是佛洛德的高足弟子，可是他對於師說頗多非難。（一）他也沿用『來比多』（libido）一個名詞，不過把牠看作生活

力的總稱，相當於柏格森的 *élan vital*，性慾衝動僅爲其中一個要素。（二）他否認佛洛德的嬰兒性慾說。例如吸吮排泄所生的樂感全由於營養本能，與性慾無關。在他看，佛洛德所最難說得通的是性慾的潛伏期。如果嬰兒有性慾，應該同體格一齊發展，不應有所謂潛伏期。如果說潛伏期由於壓抑作用，則成人的道德意識並不比兒童薄弱，潛伏之後又再現也不可解。（三）他承認伊底怕司情意綜的重要，不過以爲牠是初民所遺傳下來的『原始印象』，不是在嬰兒個體生命史中形成的。弑父娶母是野蠻時代的普遍的經驗，現在人類還保存着這個種族記憶。（四）他承認精神病是退向作用，不過以爲牠是生力返流到原始時代的心理習慣，不是性慾返流到嬰兒期的固結。性慾的反常是很普遍的經驗，何以祇有少數人纔發展爲精神病呢？佛洛德誤在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在融恩看，精神病的發生由於『生命的工作不成就』。困難當前，沒有方法可戰勝牠，來比多於是倒流到原始時代的心習，把舊而無用的方法拿來適應

新環境。

(二) 愛德洛的批評 愛德洛對於佛洛德的泛性慾觀也極力攻擊。他以為生命的原動力不是性慾而是『在上意志』，連性慾也祇是在上意志的化裝。例如有一個寡婦的兒子，幼時常和母親吵鬧，後來和一個性格很好的女子訂婚，監督未嫁妻的教育過於嚴厲，以至相爭解約，他大受激動，因而發生精神病。如果依佛洛德說，他的病一定是起於性慾，愛德洛卻以為牠起於在上意志。他幼時和母親吵鬧，已於不知不覺中發生無法駕馭婦女的印象。這種缺陷感覺暗中使他發生閃避婚姻的意志。他何以要訂婚呢？這也是由於在上意志。他自覺不能駕馭婦女，而『男性的抗議』又提醒他自覺不應如此無力。他戀愛訂婚是一種假面具。他的目的是在擇一個值得征服的女子來征服一次，以表示他沒有缺陷。在訂婚時他的隱意識中即已預伏解約的動機，所以對於未嫁妻的教育過於苛求。既解約以後，他的隱意識中有意永遠打斷婚姻的路，所以發生精神病。愛德洛的這番話雖然也

很牽強；但是拿來和佛洛德的學說相比較，可以見出他們所走的都是極端。

麥獨孤的批評 麥獨孤以為佛洛德持泛性慾觀，根本錯誤在沒有辨明本能和情操的分別。本能 (instinct) 是單純的先天的傾向。每個本能都有一個特殊的情緒 (emotion)。例如遇着危險時所生的逃避的衝動是本能，所感到的畏懼是情緒；遇着敵人時所生的攻擊的衝動是本能，所感到的忿恨是情緒。情操是在後天形成性格時集合許多本能和情緒在一齊同力合作的結果。比如愛國是一種情操，其中可以有許多本能和情緒，國家強盛時所感到的興奮，國家危險時所嘗到的畏懼，對着敵人所生的侵略或防衛的衝動，彼此性質雖不相同而可以集合成一情操。佛洛德沒有認清這個分別，他所說的『性慾本能』，其實是『愛的情操』 (sentiment of love)。愛的情操是極廣泛的，我們可以愛國家，愛父母，愛妻子，愛理想，愛名譽。佛洛德看見『性愛』在『愛的情操』中是最強烈的，便以為性愛之外別無所謂愛的情操，這已經

是一大錯誤。再說『性愛』(sexual love)，牠也是一種情操，其中含有性的本能 (sexual instinct) 和『親的本能』(parental instinct) 兩個成分。性的本能是尋求性愛的衝動，親的本能是愛護幼弱的衝動。在動物界中雄者有缺乏親的本能而性的本能卻甚強者；雌者有性的本能薄弱而親的本能甚強者，可見這兩件事並不能混為一談。佛洛德沒有認清這個分別，結果是把性愛的情操看作性的本能，這是他的第二大錯誤。他既把性愛的情操看作性的本能，又把一切愛的情操看作性愛，結果於是把一切心理活動都看作性的本能的表現，這真是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了。

第七章 心理分析法

佛洛德的學說大要以及牠的弱點，我們已在上面三章中討論過。佛洛德本來不是一個經院派的心理學家，他的本行職業是醫生，他對於心理學發生趣味，是從精神病的研究入手的，所以他的心理學說不過是他的精神病治療法的一個理論的基礎。學者對於這個理論的基礎（隱意識說和壓抑作用說）雖然覺得還有許多可置疑的地方，而對於他的精神病治療法（心理分析）則多認為醫學上一個極重要的發明。

心理分析法 (psychoanalysis)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我們須先說牠的目的。

心理分析的目的 我們在討論壓抑作用時已說過精神病的成因。一言以蔽之，和道德習俗不相容的慾望被道德意識驅逐到意識範圍之外，在隱意識中成爲情意綜，結果使和該慾望相關的觀念被遺忘，

和該慾望相關的情調或『來比多』被淤積不得發洩，以至於轉附到和意識可相容的觀念或器官的失常的作用上去，於是形成種種精神病徵。到病徵發現時，醫生固然看不出病由何在，連病人自己對於致病的情境也不能回憶起來。所以醫治這種精神病時有兩大困難：第一個困難是召回關於致病情境的記憶；第二個困難是把淤積的或固結在病徵上面的情調或來比多解放開來，使牠循正當路徑發洩。如果醫生能解決這兩大困難，病由消滅，病徵也就自然痊愈了。我們還記得勃洛爾所診治的病婦，她的病徵是不能飲水，她的病由是對於保姆的嫌惡和看見保姆的狗在杯中飲水一段經驗。她在病中記不起這個『受傷記憶』，到醫生在催眠中把牠發見出來，使她把這個經驗重新在意識中審查一遍時，她的病立刻就消滅了。這個簡單的病例是心理分析法所自出，我們明白牠就明白心理分析法的功用了。我們從這個病例可以看出心理分析法就在要解決上面所說的兩大困難，牠要窺探隱意識的內容，要發現致病的情境何在，要解放

被淤積的不得其所的來比多的潛力，總而言之，要把病根尋出來然後把牠砍去。

我們記得勃洛爾的『談療』還借重催眠術。佛洛德以為在催眠狀態中意識的檢察作用疏懈，不能見出壓抑作用的真面目，所以把牠丟開而用『按壓法』，就是用手指按壓病人的頭額，叫他極力回憶生病時的情境。後來他覺得按壓法太費氣力，很容易使病人厭倦，於是改用心理分析法。心理分析法雖然和談療及按壓法不同，卻是從牠們逐漸演化出來的。

心理分析法所用的材料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夢；夢的象徵和解釋，我們已有專章詳論，現不再複述。第二部分是醒時的聯想。第三部分是日常的心理變態。

現在先講醒時聯想。佛洛德和融恩都注重分析聯想，可是所用的方法不同：佛洛德所用的是自由聯想法；融恩所用的是單字聯想法。現在一般心理分析專家大半兼用這兩種方法。

（一）自由聯想法 病人須躺在一個安樂椅子

上，很逍閒自在的讓思潮自由起伏，想到什麼就說出什麼，絲毫不用隱諱。分析者坐在病人背後乘機發問，叫他把致病的經過，家庭環境，以及他的過去歷史都坦坦白白說出來。他須把意識的評判丟開，無論是可羞惡的，是帶有痛感的或是他自己以為無關重要的，都不應該隱瞞。思想須自由湧現，不必要有次序或是要有論理的聯貫。

抵抗 行心理分析法，最忌求生速效。在初幾次分析時，成績大半都很壞。病人雖然口裏答應不隱瞞，心裏還是有許多話不肯說出。這種省略去的念頭在當時病人自己看來是極微細的，可是如果後來說出，往往是致病情境中的一個重要關鍵。有些病人甚至於到受分析時一句話都說不出，雖然心理覺得有許多話要說。有些病人在分析之前就先把要說的話預備好，這在表面看來似乎是對於分析很熱心，其實還是暗中恐怕臨時說出不可對人言的話。有些病人在分析開始時對於分析者往往存仇視的態度，或者罵他的手段不好，或者嫌他費時候太多，索診價太

高。有時他們把規定的受診的時間忘了，或是藉故不到。這些現象都由於隱意識的『抵抗』。致病情境原來被遺忘時，是由於檢察作用的壓抑；現在抵抗牠回到記憶中來的也還是檢察作用。精神病本是一種逃難的地方，病人生了精神病之後，隱意識中都不願痊愈，因為一痊愈就要再見原來致病時的困難。所以他在隱意識中不願醫生知道他的隱事，對於心理分析表示種種化裝的抵抗。

移授 抵抗自身也是一種病徵，分析者第一步就要把這個病徵消去。這也並不是難事，祇要分析者有忍耐性，他自然逐漸得到病人的信仰。信仰既生，病人便逐漸向分析者招供自己的隱事。分析的次數愈多，病人和分析者的關係也愈加密切。病人愈把分析者看成知己，對他的敬愛也就日漸增加，到後來往往把他看作神人一般的全知全能，他所說的話沒有不被聽從的。如果病人是女子，分析者是男子，他們的關係往往近於性愛。當初有人把這種現象認為心理分析的一個大缺點，後來纔發見凡是奏效的心理

分析都要經過這個階段。依佛洛德說，這種現象是情調的轉變。⁶原來病人的來比多的潛力附麗在某一人或某一物的觀念上（例如伊底怕司情意綜中子之於母），現在他把牠移注在分析者的身上。這種情調的轉變在心理分析的術語上叫做『移授』（transference）。有時所移授的情調不盡是愛，同時夾有嫉恨的成分。移授是治療的初步。病人的精神失常，本由於性慾固結在不適當的對象上。移授就是打破這個固結，就是把病根移去。移授作用既發生之後，分析者便利用他的魔力，使病人把與病徵有關的情境召回到意識中來，剖析給他看，使他明白那種情境並不是像他當初所想的那樣可羞可怕，不必盲目的壓抑下去。同時分析者又使他重新經驗致病時所感到的情緒，使來比多的潛力得解放發洩。照這樣辦，病徵自然逐漸消去。但是分析者的職務並不是到了治療就算止步。治療以後，他還應設法使病人以後不至再發生同樣的病徵，所以分析之後，要繼以『更新教育』（re-education）。所謂更新教育，就是教導病人以適當的方法應付環

境，使他把作祟的來比多的潛力發洩於正當的路徑。比如有性愛需要的人，分析者須使他尋適當的異性配偶，過常態的性生活。他還可以引導病人利用昇華作用，把來比多的潛力發洩於文藝宗教及其他有益的活動方面去。

自由聯想的實例 有時自由聯想可與夢的解釋同時並進，先使病人把夢說出，然後叫他從這個夢出發去自由聯想。我們現在借邁德（Maeder）所舉的例子來說明：

受分析的是一位患迷狂症的女子，年三十歲，在受診的時期之中說過這樣的一個夢：『我夢見許多蚯蚓在一個平素是插花用的瓶子裏爬行，其中又有一條魚，我當時就發生一種嫌惡的感覺……我又夢見一座房子的窗子都被彗星戳碎了（說到這裏，她發一陣狂笑）。你（指分析者）當時也在那裏，說剛買了些房子』。分析者叫她從蚯蚓出發作自由聯想，把所想到的都說出來。她於是說：『蚯蚓，牠是一個可嫌惡的東西，像一切具那種形狀而爬行的東西一

樣（歎了幾口氣）。卑污的東西；鰻魚；我怕吃鰻魚；光滑的；爬，蟲，蚯蚓；釣魚人把牠切成細塊擺在釣鈎上去作誘魚的餌；來到，觸動，上鈎；獲得；利用手段達到目的；目的可以辯護手段；我記得初學游泳時，像魚上了鈎鈎一樣的擺動；休伯爾或是休曼做的「白鱸魚歌」，那是一個水中仙子上鈎的故事；那首歌原名「被騙者」；人也像魚一樣，是會上鈎的；……我有一次陪姐姐和姐夫在一個山谷中散步；那天晚上有許多流星，那是落下來的星的細塊子；想起一個故事，天上的星落到一個姑娘的衣上盡成了錢，她因此發福；贈品，接收，含蘊；……落星，落金子，花，魚（歎氣）；我們所有的，壞的東西，就是我們的本能……』。

這段自由聯想中所有的意象，如魚上鈎，水仙上鈎和落金子故事等等，都是心理分析中所常見的象徵。從這些象徵看，她心中作祟的記憶顯然是一段誘姦的經驗。後來經過多次的分析，發見她從前果然是被人誘姦過。這段帶有痛感的情境就是她的迷狂症的病由。

(二) 單字聯想法 這個方法原來是德國大心理學家馮德所嘗用以研究常態心理的，融恩把牠略加改良，用在心理分析方面以補自由聯想法的不足。他選出一百個刺激字 (stimulus-words)，例如頭，青，死，船，病，錢，吻，友，花，門，洗，婚，畫等等。分析者依次朗誦各刺激字，使病人把刺激字所喚起的聯想字 (association words) 或反應字 (reaction words) 隨時想到，隨時說出，不可稍有遲疑。由聽刺激字到說出反應字所經過的時間叫做『反應時間』 (reaction time)。心理健全的人對於每個刺激字所需的反應時間通常為三秒鐘左右。例如聽到『花』字，他不過三秒鐘就說出『香』字或其他有關係的字，用不着遲疑。有時某字所要的反應時間或許特別長久，這就由於牠觸動隱意識中某悲痛記憶，聯想起的反應字有洩露心中隱事的危險，經過一番掙扎纔說得出來，所以反應時間較長。有一個人聽到『樹』的刺激字，過四十五秒鐘之久，纔說出反應字。他是一個作家，在他的書中『樹』字也祇見過兩次，而每次都和悲

痛的情境有關。分析者仔細研究，發見他在九歲時曾見過一個人從樹上跌到石頭上把頭碰破了，因而受一番大驚嚇。『樹』的觀念因此成了恐懼的情意綜的中心，所以牠的反應字須經過一番情感的激動纔得脫口而出。觀此可知單字聯想法和自由聯想法的用處都相同，都在發見病人已遺忘的致病的情境。

單字聯想法常與自由聯想法相輔而行。分析者既先用單字聯想法發見某刺激字和隱意識中的情意綜有關，於是再尋與牠有關係的刺激字做中心，叫病人從此出發作自由聯想。下面是一個實例：

『頸，頸，樹，一個水池，頸痛，覺得被水淹了似的，眼瞎了，工廠，父親，父親在那裏做工，呀，對了！一個小孩子倒在我的身上，我那時纔有七歲左右，我的頸子打脫了關節，他們到工廠裏去找父親，父親於是背着我去見醫生。』從這個聯想線索看來，我們可以知道病人幼時曾因頸子打壞而大受驚嚇，『頸』的觀念在隱意識中成了恐懼的情意綜的中心。現在病人既回憶起這段經過，來比多的潛力不復淤積在這

個恐懼的情意綜上面，所以病也就痊愈了。

日常變態心理的分析 夢和聯想之外，還有些日常變態心理的材料也可以幫助心理分析者明瞭被壓抑的慾望。最普通的是錯誤動作。例如口誤，筆誤，誤讀，尷尬的舉動，不可解的遺忘，打碎或失脫某種物件之類，我們天天都遇得着，總以為牠們全是機會，或是不注意的結果。其實牠們都有特別的原因和意義，一經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出牠們也是表現我們不願意讓意識察覺的衝動和願望，牠們的根源也像夢和病徵一樣，都在被壓抑的慾望和情意綜。所以我們最好也把牠們當作病徵看待，可以幫助我們發掘內心的祕密。

遺忘和錯誤 我們舉幾個實例，就可以見出遺忘和錯誤也是心理分析的好材料。佛洛德說他自己對於不出錢的病人常易於忘記，這就由於他在隱意識中不願做沒有報酬的工作。約恩司 (E. Jones) 抽烟過度時，常忘記烟斗在什麼地方，過幾天他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把牠尋出，這是由於隱意識在無形中

阻止他抽烟過度。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有一夜做主席，在宣布開會時站起來說：『我宣布閉會』，這是由於他疲倦過度，隱意識中原有閉會的願望。一位店夥正在注意看一個美麗的女子，忽然有一位男主顧來問路，他匆匆忙忙的轉頭回答說：『打這條路去，太太』！這是由於他在隱意識中想和那位女子說話。這些錯誤的道理也很類似夢，不過隱意識在夢中須藉化裝出現，在日常錯誤中乘意識霎時的疏忽，來得快去得也快，所以不用化裝。

機會動作 此外還有許多我們平素不注意的動作，例如機械式的玩弄一種物件，低聲唱一個歌調或是搓手掌咬指頭之類，我們通常認為在心理上無關重要，把牠們總名為『機會動作』，其實也屬於這一類，我們已經說過，佛洛德是一個前定主義者，不相信心理中有所謂機會。有一因就有一果，有一果就有一因，物理如此，心理也莫不如此。比如我們無意中隨便想一個數目，在無數的數目中獨擇某一個數目，也有一個道理。佛洛德有一次寫信給朋友說：『「夢

的解釋！一書校勘已告竣，就是有 2467 個錯誤，我也不去再改了』。這裏 2467 一個數目好像是在高興時信手拈來以表示『許多』的。但是他何以不擇旁的數目而獨擇牠呢？據他自己的分析，道理原來是這樣：他在寫信之前曾在報上見到 E. M. 將軍退休的一段消息。他在少年時曾有意跟這位將軍做事，現在他和他的妻子談起，她回答說：『那麼，你自己也應該退休了』。在寫信時他還在想這番談話，他在 24 歲隸 E. M. 將軍部下時的情形忽然浮上心頭，這是該數目中的 24 所由來。該數目的後半 67 為 24 與 43 的和數。佛洛德那年正是 43 歲，他想起 67，因為隱意識中有再過 24 年便退休的希望。佛洛德以為一切心理活動都是如此『前定』有因果的，祇要細心分析，便可尋出線索來。

詛諧 佛洛德曾經說過，要明白心理分析術的種種問題，我們最好從研究詛諧的構造入手。他在『詛諧和隱意識的關係』及『心理分析五講』中曾經舉過這樣的例子：

『有兩個奸猾的商人藉不正當的投機事業得到一大宗財產，想攀交上等社會，以爲要達到這個目的，須請一位有名的畫家替自己畫像。他們花了許多錢請畫家畫了像，於是開一個很堂皇的夜宴，請人來看。他們親自引導一位很有聲望的美術批評家到懸畫的牆壁面前。那位批評家看見兩幅像並排掛起，仔細看了許久，搖搖頭，好像是發見了什麼毛病似的，他一言不發，祇指着兩幅像中間的空隙問道：「耶穌到那裏去了呢」？』

佛洛德把這句諛諧加以分析說：那位畫家顯然是要說：『你們是兩個混賬東西，像耶穌上十字架時旁邊同時臨刑的那兩個盜賊一樣。』但是他沒有明說，祇說一句旁的話，這句話在表面看來似乎怪誕無稽，和目前情境沒有關係。可是他的鄙夷卻不難在這句俏皮話中看出。牠和謾罵有同等的意義和價值，牠是謾罵的替身或化裝。這種諛諧一方面能滿足凌辱敵人的自然傾向，一方面又能免失禮之譏，不至受尋常自然傾向所惹起的壓抑。換句話說，諛諧是在笑裏

藏刀，刀所以洩忿，而笑所以欺瞞社會。詼諧所生的快感是多方面的。牠自身在字面取巧已足生『遊戲快感』，而同時牠又能得滿足自然傾向的快感。

日常心理變態不一定是一種病態，個個人都是免不了的。牠固然是心理分析的一種材料，但是比較夢和觀念的聯想稍為次要。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初版

(二〇一四)

變態心理學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

編著者 朱光潛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二五二



[Handwritten signature]